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五
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百十四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五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十八

安國春秋傳

宋志三十卷

存

安國自序曰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

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已所當叙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已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

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叙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乎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横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

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與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

不能贊一辭葢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逺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茍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説按為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

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為之説以獻雖微辭奥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説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張九成曰近世春秋之學伊川開其端劉質夫廣其意至胡文定而其説大明

晁公武曰皇朝胡安國被旨撰安國師程頤其傳春秋事按左氏義取公穀之精者采孟子莊周董仲舒

王通邵堯夫程明道張横渠程正叔之說以潤色之

朱子曰胡氏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闔精神

又曰春秋是魯史合作時王之月　又曰夫子周

之臣子不改周正朔

中興國史志安國書與孫覺合者十六七

陳振孫曰紹興中經筵所進大綱本孟子而微旨多

以程氏之說為據近世學春秋者皆宗之通旨者所

與其徒問答及其他議論條例凡二百餘章其子寧

輯為一書

黄仲炎曰孔子雖因顔淵之問有取於夏時不應脩春秋而遽有所改定也胡安國氏謂春秋以夏時冠月而朱熹氏非之當矣孔子之於春秋述舊禮者也如惡諸侯之强而尊天子疾大夫之偪而存諸侯憤吴楚之横而貴中國此皆臣子所得為者孔子不敢辭焉若夫更革當代之王制如所謂夏時冠周月竊用天子之賞罰決非孔子意也夫孔子修春秋方將

以律當世之僭其可自為僭哉　又曰說元年曰體元所謂體元者春秋以一為元示大始而欲正本也王者即位必體元以立極使如其說則春秋果黜周而王魯矣

黄震曰文定說春秋以春為夏正之春建寅而非建子可也以月為周之月則時與月異又存疑而未決也故晦菴先生以為若如胡氏學則月與時事常差兩月恐聖人作經不若是之紛更也

黄淵曰胡文定潛心三十年而傳始成然夏時冠周月之論至今可疑

宋鑑紹興四年夏四月新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胡安國乞以本官奉祠詔安國經筵舊臣以疾辭郡重憫勞之可從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春秋傳俟書成進入以稱朕崇儒重道之意

玉海紹興五年四月詔徽猷閣待制胡安國經筵舊臣令以所著春秋傳纂述成書進入十年三月書成

上之詔奬諭除寶文直學士賜銀幣傳凡三十卷十萬餘言載孟氏而下七家發明綱領之辭於首傳外復有總貫條例與證據史傳及學徒問答二百餘章子寧集録名曰通旨一卷

熊朋來曰孔子所謂行夏之時見於答顏淵問為邦者然也至於因魯史作春秋乃當時諸侯奉時王正朔以為國史所書之月為周正所書之時亦周正經傳日月自可互證而儒者猶欲執夏時之說以棄之

譬如孔子言車豈必止言殷輅哉

陳櫟曰月數於周而改春隨正而易證以春秋左傳孟子後漢書陳寵傳極為明著成十年六月丙午晉侯使甸人獻麥六月乃夏四月也僖五年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先是卜偃言克虢之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朔必是時也偃以夏正言而春秋以周正書可見十二月丙子為夏十月也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王正月冬至豈非夏十一月乎經有

只書時者僖十年冬大雨雪蓋以酉戌為冬也使夏時之冬而大雪何足以為異而記之寔二十八年春無冰蓋以子丑月為春也使夏時之春而無冰何足以為異而記之春秋祥瑞不録災異乃載惟夏時八九月而大雪不當嚴寒而嚴寒夏時十一月十二月而無冰當嚴寒而不嚴寒故異而書之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田獵定名也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杜氏註曰冬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魯雖接夏

時之冬而於子月行冬田之狩夫子即書曰春狩於郎此所謂春非周之春而何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亦然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魯雖按夏時之春於夘辰之月行春田之蒐夫子只書曰夏蒐于比蒲此所謂夏非周之夏而何以次年又書五月蒐于比蒲亦然也陳寵傳尤明白曰天以為正周以為春註曰今十一月也地以為正殷以為春註云今十二月也人以為正夏以為春註云今正月也孟子七八月之

間旱等不待多言而明是三代之正子丑寅三陽月皆可以春言也胡氏春秋傳不敢謂王正月為非子月而於春王正月之春字謂以夏時冠周月皆考之不審安有隔兩月而以夏時冠周月之理

盛如梓曰春王正月胡文定謂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晦菴以為不如此煞宗之者衆

黄澤曰諸家説春秋於經不合則屈傳以伸經於傳不合亦屈經以伸傳屈經伸傳者杜預輩是也屈傳

仲經者胡文定諸公是也如謂夫子用夏時冠周月其為聖經之害者莫此為甚　又曰春秋遵用周正理明義正無可疑者胡文定公始有夏時冠周月之說蔡氏雖自謂晦菴門人而其書傳乃直主不改月之說亦引商秦為證是不改月之說開端於文定而遂成於蔡氏按胡氏云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據此所謂以夏時冠周月最害大義於聖經之累不小據所引商秦不改月

為證是周亦未嘗改月據夏時冠周月是孔子始改時又云仲尼無其位而改正朔則是正月亦皆孔子所改其舛誤最甚蓋由所見實未明而欲含糊兩端故雖主周正而又疑於時之不可改既主夏時而亦疑於建子之非春是以徒費心思而進退無據其誤在於兼取用夏從周是欲兩可而不知理實不通古人註釋縱謬卻不至此晦菴先生曰某親見文定家說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周月以周正紀事謂

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箇行夏之時四箇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為他不順欲改從建寅如孟子說七八月之間旱這斷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這分明是九月十月晦菴之說明白如此而不能救學者之惑可勝歎哉　又曰春王正月此不過周之時周之正月

而據文定則春字是夫子特筆故曰以夏時冠周月又謂孔子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如此則正月亦是夫子所改蔡九峯則謂周未嘗改月引史記冬十月為證如此則時或是夫子所移易以此說夫子豈不誤哉澤之愚見只是依據三傳及漢儒之說定以夫子春秋是奉王者正朔以建子為正此是尊王第一義決無改易其答顔子行夏之時乃是為萬世通行之法非遂以之作春秋也

蔣悌生曰近世明經取士專用胡氏傳蓋取其議論正大若曰一一合乎筆削之初意則未敢必其然也梁寅曰信公穀之過求褒貶之詳未免蹈先儒之謬此胡康侯之失也

劉永之曰胡康侯之學術正矣其論議辨而嚴矣其失則承乎前儒而甚之者也朱子嘗曰有程子之易可自為一書謂其言理之精而非經之本旨也若胡氏之春秋自為一書焉可也

何喬新曰宋之論春秋而有成書者無如胡文定公文定之傳精白而博贍忼慨而精切然所失者信公穀太過求襃貶太詳多非本旨

彭時曰先生平生著述皆有關名教而發明春秋之功為尤大蓋春秋孔子之親筆聖人經世之志在焉非若他經可以訓詁通自左公穀以來傳注之行無慮百家文舛辭煩卒無定說聖人之宏綱大旨往往鬱而不明致使王安石詆以為斷爛朝報直廢棄之

不列於學官庸非聖經以衆說晦而安石無獨見之明故邪先生自壯年即服膺是經心領神悟獨得聖人之精微當宋南渡時執經進講深見奬重及承詔作傳乃參考百家一折衷之以至理推闡微辭發明奥義其於抉三綱叙九法抑邪說正人心與夫尊王内夏之意尤惓惓焉自是春秋之大義復明矣於戲周東遷而春秋作宋南渡而傳義明先聖後賢千古一心豈斯文之興固自有其時與何使安石幸而生

先生之後得聞其說將崇信是經之不暇而何詆棄之邪惟其不幸出於先生之前不能超衆說以有見是以得罪於聖人取譏於後世也然則先生之於是經誠可謂繼往聖於既絶開來學於無窮其衛道息邪之功於是為大矣

胡居仁曰胡氏春秋傳多穿鑿文定既學於謝顯道不應不取程子傳而自作傳雖有祖程子者又不當不表程子而以為已說也

李蔉曰宋儒病漢儒好言災異而胡康侯傳春秋往往引用其說如文公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公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康侯之傳何嘗不全用董仲舒劉向之說邪然又不明言也

卓爾康曰胡文定當南渡時發憤著書志固有在中間詞旨激揚或有所過而昭大義明大法炳如日星不可磨滅也

羅喻義曰胡氏誤認天子之事為春秋賞人黜人作

許大舉措及閭所黜則滕杞而已此豈天子事邪

尤侗曰胡傳專以復讐為義割經義以從已說此宋之春秋非魯之春秋也

俞汝言曰胡氏之傳借經以抒己志非仲尼之本旨何其偉曰春秋晉荀吳帥師伐陸渾之戎書以大之也胡氏乃曰舉其名氏非襃詞也猶屢屢以戒窮兵於遠者夫胡氏當建炎閒以春秋入侍此何時也而猶屢屢焉以戒窮兵於遠者金人之起海角也遠者

也宋未嘗窮兵也胡為而徽欽北胡為而康王南尋則奔明州走溫州胡氏以春秋進而輒戒窮兵其君復詡詡曰安國所講春秋吾率二十四日讀一遍嗟夫惟熟於胡氏之春秋而戒窮兵戒窮兵而厭兵厭兵而後和議決矣吾不知所謂因事而進規者其義安在

毛奇齡曰胡氏傳解經之中畔經尤甚胡氏傳出而孔子之道熄矣　又曰三正紀云正朔三而改此三

代以前皆改正也且改正必改月改月必改時亦無可擬議者而胡氏曰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不知商亦改月左傳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梓慎曰火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是明言夏殷周之盡改月也陳寵曰十二月地以為正殷以為春是商亦改時也漢律歷志引書序及

古伊訓篇文云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而班固隨解之曰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蓋是年值月朔冬至故云則是十二月者乃夏之十一月正冬至郊祀之時故因祀方明奉先王以配上帝竝非新君即位改元之始月也若夫春秋之改時月可指數者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夫秋當有麥苗乎桓八年冬十月雨雪此八月雪也若十月則小

雪矣而何書也隱九年三月震雷此正月雷也若三月則啟蟄久矣而何足怪也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春二月無冰此非春也冬也若果春則冰泮矣又若僖五年傳春王正月日南至天下無寅月而冬至者昭二十年傳二月日南至夫二月春將分矣而曰始南至無是理也乃胡氏不知何據逞其武斷謂以夏時冠周月致有明數百年盡為所惑夫子月稱正冬月稱春經傳顯然而云春秋用夏時不可解

也至隱公不書即位胡氏自造一例曰上不禀命於天子内不承國於先君大夫扳已立而即立之則不書即位隱之不書是仲尼削之也則春秋二百四十餘年凡列國立君或爭或篡或出或入何嘗一禀命天子至不承先君則桓不承隱宣不承文定不承昭而三君偏得書即位何也據曰隱之不書仲尼削之則桓之得書將必仲尼褒之矣夫亂賊其可褒乎乃自知難通於桓即位傳則曰美惡不嫌同辭於宣即

位傳則曰一羨一惡不嫌相同夫羨惡可同是善惡混也亂莫大於善惡混乃以夫子作春秋而使善惡混則或襃或貶何所分別吾不意胡氏之學一開卷間即辭窮理屈如此

春秋通例

宋志一卷

存

胡氏寧春秋通旨

宋志一卷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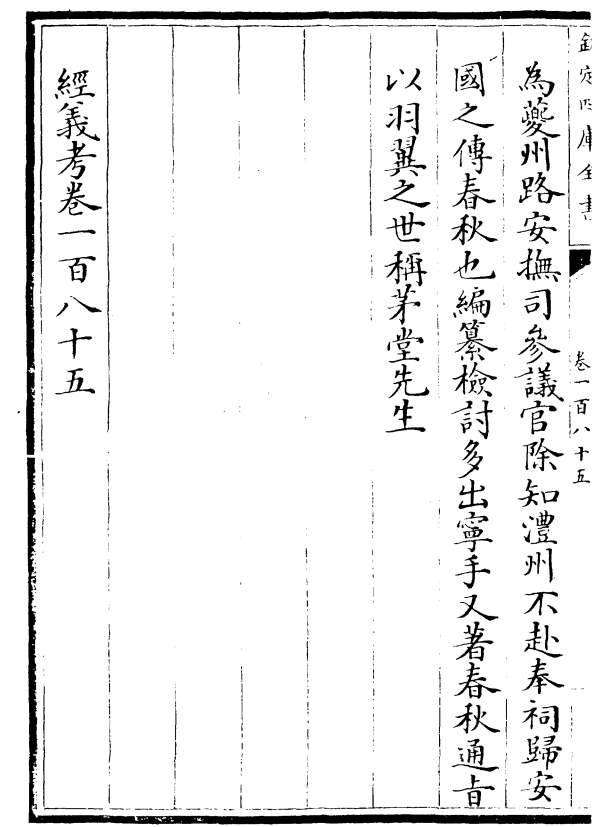
吴萊後序曰自宋季德安之潰有趙先生者壯至燕燕趙之間學徒從者殆百人嘗手出一二經傳及春秋胡氏傳故今胡氏之說特盛行胡氏正傳三十卷傳外又有總貫條例證據史傳之文二百餘章子寧集之名曰春秋通旨輔傳而行當胡氏傳春秋時光堯南渡父讐未報國步日蹙將相大臣去戰主和寖

忘東京宮闕西京陵寢而不有者是故特假春秋之說進之經筵且見内夏外夷若是之嚴主辱臣死若是之酷冀一悟主聽則長淮不至於自畫江左不可以偏安此固非後世學春秋之通論也然而胡氏傳文大槩本諸程氏程氏門人李參所集程說頗相出入胡氏蓋多取之欲觀正傳又必先求之通旨故曰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苦一以例觀則化工與畫筆何異惟其隨事而變化則史外傳心之要典聖人

時中之大權也世之讀春秋者自能知之固不可以
昔者歆向之學而異論矣趙先生者諱復字仁甫國
初南伐攻德安潰之仁甫遭擄遇姚文獻公軍中文
獻與言信奇士仁甫方以國破家殘不欲北且蘄死
會夜月出即逃乃亟被鞍躍馬號積尸間見其解髮
脫屨仰天呼泣蓋欲求至水裔而未溺也文獻曉以
徒死無益乃還然後盡出程朱性理等書及諸經傳
故今文獻與許文正公遂為當代儒宗仁甫為有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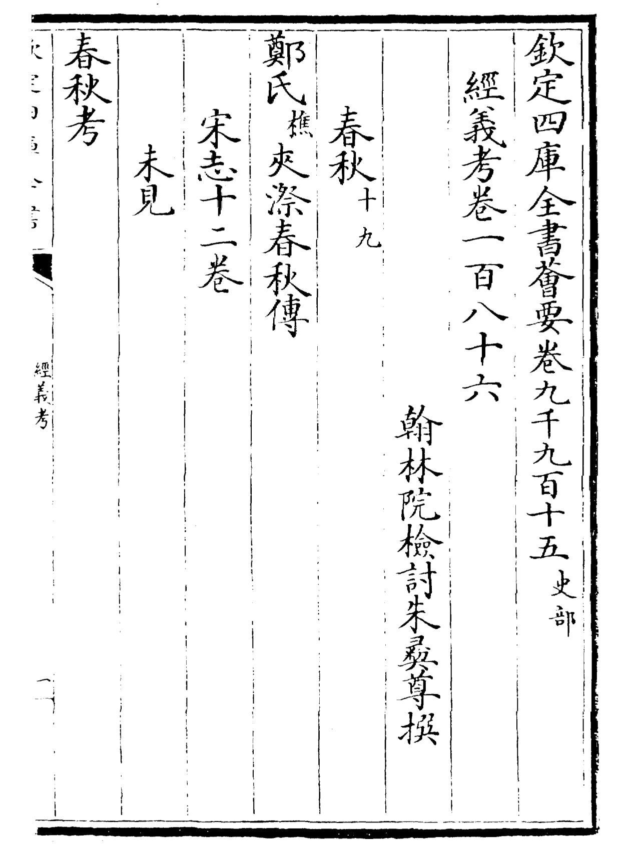
發之也先正有云世之去聖日遠故學者惟傳經最難仁甫當天下擾攘之際乃能盡發先儒傳疏而傳之不亦難乎上在潛邸嘗召見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之兵以伐父母者故仁甫雖在燕久常有江漢之思誠若是則吾仁甫亦無媿乎胡傳之學矣

陸元輔曰胡寧字和仲崇安人安國季子用蔭補官召試館職除敕令所删定官遷太常寺丞祠部郎出



為夔州路安撫司參議官除知澧州不赴奉祠歸安國之傳春秋也編纂檢討多出寧手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之世稱茅堂先生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百十五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六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十九

鄭氏樵夾漈春秋傳

宋志十二卷

未見

春秋考

宋志十二卷

未見

春秋地名譜

宋志十卷

未見

樵自述曰按春秋之經則魯史記也初無同異之文亦無彼此之說良由三家所傳之書有異同故是非從此起臣作春秋考所以是正經文以凡有異同者

皆是訛謬古者簡編艱繁學者希見親書惟以口相授左氏世為楚史親見官書其訛差少然有所訛從文起公穀漢之經生惟是口傳其訛差多然有所訛從音起以此辨之了無滯礙又有春秋傳十二卷以明經之旨備見周之憲章

陳振孫曰其學大抵工於考究而義理多迂僻

石氏公孺春秋類例

宋志十二卷

佚

中興聖政録紹興初詔鄉貢進士石公孺李郁並令赴都堂審察公孺臨海人長於春秋傳不事科舉郁光澤人父深元祐黨人母陳瓘兄弟也郁早從楊時學時以女妻之

程端學曰會稽石氏公孺

姓譜字長孺高隱不仕高宗詔求遺逸召對稱旨命之官固辭高宗曰卿當為朕勉受一官乃授廸功郎

進其所作春秋類例命藏祕閣

李氏[棠]春秋時論

宋志一卷

佚

程端學曰蜀李氏棠子思

王應麟曰建炎中李棠專采時議為論一十八篇

任氏[續]春秋五始五禮論

五卷

佚

高氏閌息齋春秋集注

通考十四卷

未見

陳振孫曰禮部侍郎鄞高閌抑崇撰其學專本程氏

序文可見

程珌曰公之學蓋欲沿伊川之書以求聖人之心者

如言平王在位日久恬於頹靡無復振起之略諸侯

專肆變法壞紀亂臣賊子接迹海內平王不可望矣故託始於隱公及二百四十年之後齊晉又衰政出大夫吳楚横行中國不復知有周矣故終於越入吳其志慮可謂深長而規模可謂正大惜乎排擯沮抑不使其身獲安於朝廷之上書雖不廢於當時而道則不行於天下愚是以讀公之書悲公之志然猶幸其書之存也

樓鑰序曰吾鄉四明慶歷皇祐間杜楊二王及我高

祖正議號五先生俱以文學行誼表率於鄉杜先生
又繼之講明經術名公輩起儒風益振其後伊洛二
程先生之門得其傳以歸者惟故禮部侍郎髙公公
天資純粹濟以勤敏師友淵源學問精詣入上庠登
舍選已有盛名諸公貴人爭欲壻之拂衣而歸建炎
二年陞補上舍紹興改元德音免殿試賜進士出身
十三年髙宗初建太學遴擇名儒為四方所推服者
為少司成公實應選士子雲集凡學之規則皆所裁

定明年三月車駕幸學講易泰卦於上前擢貳卿將

嚮用矣以直道忤時卒一斥不復家居數年中壽而

歿頃端明汪公登從班奏言學行出處之詳始詔復

次對官諸子而公之名愈顯矣自頃王荆公廢春秋

之學公獨耽玩遺經專以程氏為本又博采諸儒之

說為之集注其說粹然一出於正然猶未行於世也

仲子得全知黄州始取遺槀刻之而屬某以序其生

長外家汪氏于公有連雖生晚不及承教而猶記拜

公林下竊聞之公既投閑杜門屏居略不以事物自攖日有定課風雨弗渝此書之所以成也嗚呼泰山孫公明復著尊王發微深欲明夫子褒貶之旨伊川先生則謂後世以史觀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自有春秋以來未有發此祕者公亦曰仲尼懼先王經世之法墜地莫傳欲立為中制俾萬世可以通行故假周以立王法而託始於隱公以文武之道期後王以周公之事望魯之子孫

也以此推之春秋固非一王之法乃萬世通行之法也其推明伊川之意類如此昔曾子每誦夫子之言則必曰吾聞諸夫子子夏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曾子罪之說者曰言其不稱師也觀公之序直引伊川之序不更一詞可謂稱師而知其所本矣伊川有序而傳未成公之書成而未有序此當屬之深於春秋者其何人而敢與此黄州言之再四竊幸得託名於不腐乃勿敢辭公諱閎字抑崇子孫能守家法其

興未有艾也

張萓曰宋紹興間禮部侍郎廣陵高閌著其說專以程傳為本又博采諸儒之論而集為注大旨謂仲尼懼先王經世之法莫傳立為中制俾萬世可通行故假周以立法而託始於隱公皆推明伊川之意也

浙江通志高閌字抑崇鄞縣人紹興元年進士

鄭氏剛中左氏九六編

三卷

佚

剛中自序曰左氏載春秋卜筮頗詳筮之遇周易者之卦一十三變為二十六无變者三論卦體以明事而不由筮得者八總三十有七卦蠱凡兩書予志欲集為一書久而未暇近乃成之凡卦之見於左氏者各畫其所得象具載事本與筮史之論其有疑渾可加臆說或近世推占之說似相契驗者輒附會其後仍以八宮分卦并逐卦之變體先之共三卷通號曰

左氏九六篇㢑簡而易求也所集成偶讀元凱書太康元年自江陵還襄陽會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塚者大得古書皆科斗文字藏入祕府元凱晚得見之書多雜碎奇怪惟周易及紀年最為分了又別一卷純集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氏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抄集人名異哉予今所作是乃師春之意乎其人其書茫然千古之上疏集同異不可得而知矣紹興庚午正月

韓氏璜春秋人表

宋志一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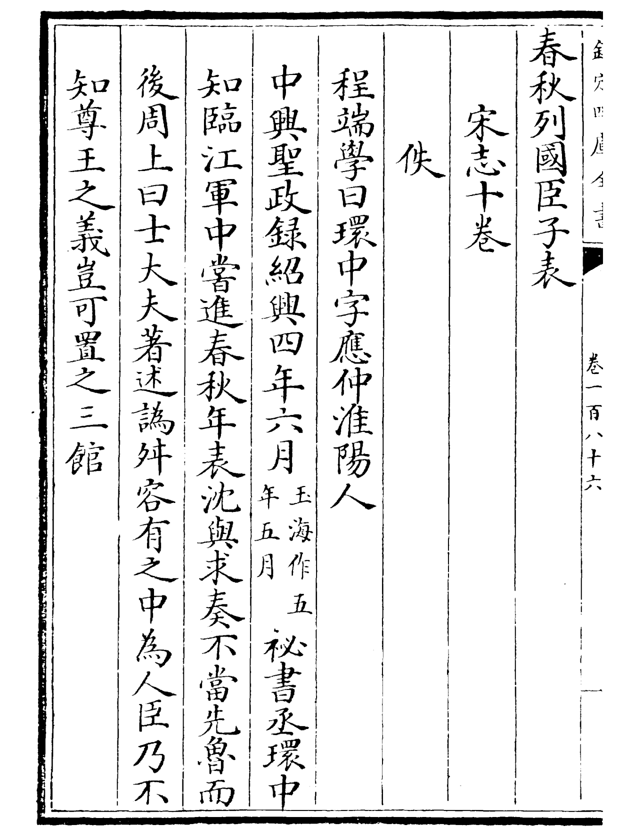
王應麟曰紹興中作

程端學曰璜字叔夏頴川人

環氏中左氏二十國年表

宋志一卷

佚



春秋列國臣子表

宋志十卷

佚

程端學曰環中字應仲淮陽人

中興聖政録紹興四年六月玉海作五年五月祕書丞環中知臨江軍中嘗進春秋年表沈與求奏不當先曾而後周上曰士大夫著述謪舛容有之中為人臣乃不知尊王之義豈可置之三館

鄧氏名世春秋四譜

宋志六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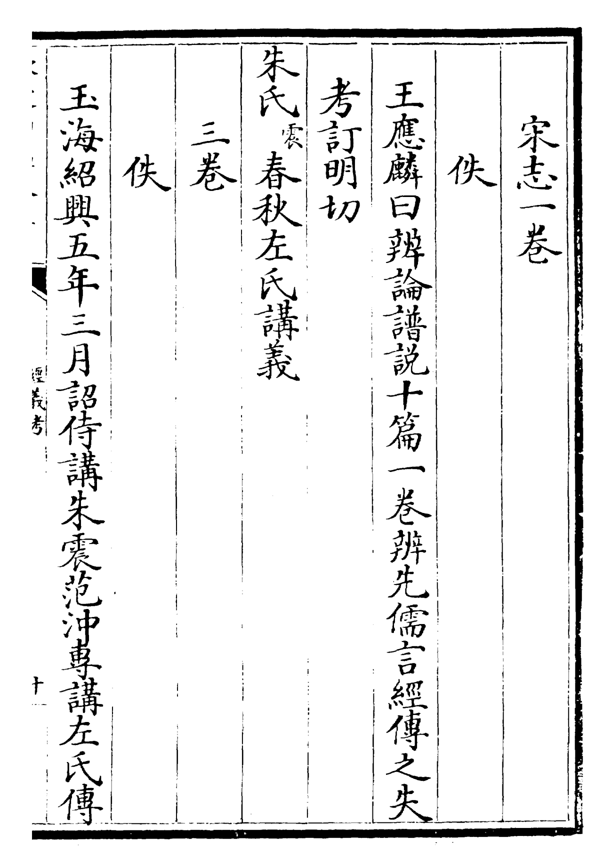
宋鑑紹興四年三月詔草澤鄧名世引見上殿名世初以劉大中薦召赴行在獻所著春秋四譜上命為廸功郎

玉海鄧名世上春秋四譜六卷以經傳國語參合援據為國譜年譜地譜人譜三月引見九月賜出身充

史館校勘

姓譜鄧名世字元亞臨川人先是議臣禁學春秋名世獨嗜之試有司屢以援春秋見黜乃益研究經旨考三傳同異往往發諸儒所未及御史劉大中宣諭江南録其書以進遂以布衣上殿賜出身除勅令所删修官兼史館校勘又有春秋論說春秋類史春秋公子譜列國諸臣圖左氏韻語

辨論譜說



宋志一卷

佚

王應麟曰辨論譜說十篇一卷辨先儒言經傳之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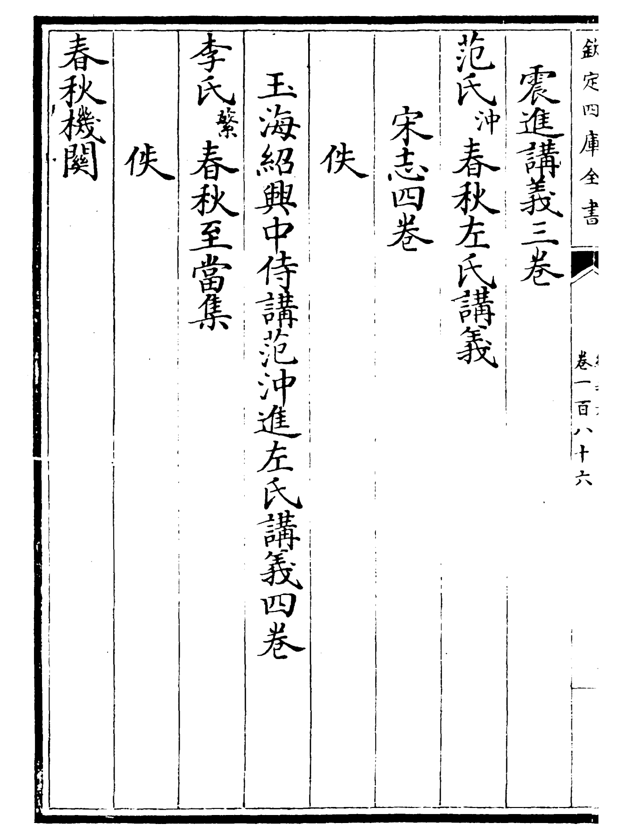
考訂明切

朱氏震春秋左氏講義

三卷

佚

玉海紹興五年三月詔侍講朱震范沖專講左氏傳



震進講義三卷

范氏沖春秋左氏講義

宋志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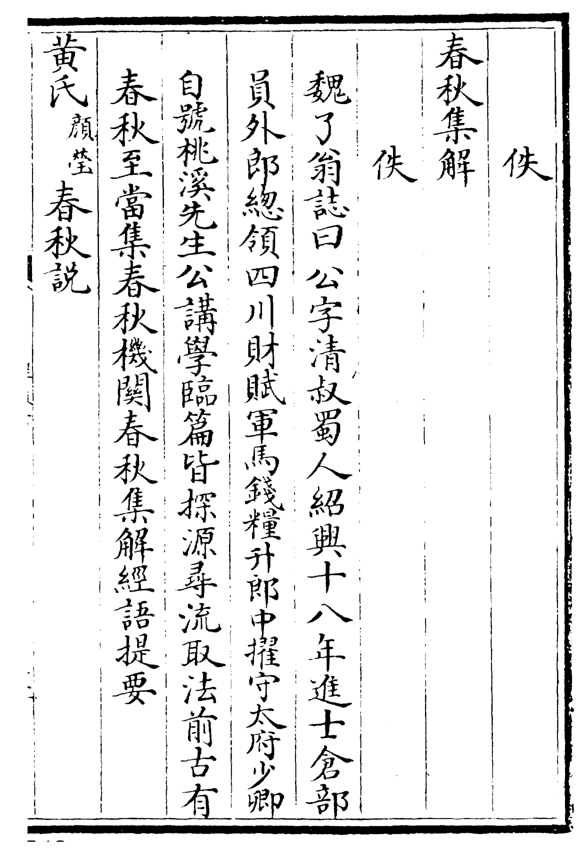
佚

玉海紹興中侍講范沖進左氏講義四卷

李氏綮春秋至當集

佚

春秋機關



佚

春秋集解

佚

魏了翁誌曰公字清叔蜀人紹興十八年進士倉部員外郎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升郎中擢守太府少卿自號桃溪先生公講學臨篇皆探源尋流取法前古有春秋至當集春秋機關春秋集解經語提要

黃氏顏瑩春秋說

佚

陳氏長方春秋傳

佚

張𣾰曰長方字齊之其先長樂人居吳中步里紹興間以進士終江陰軍教授所著有春秋禮記尚書傳

吳氏曾春秋考異

宋志四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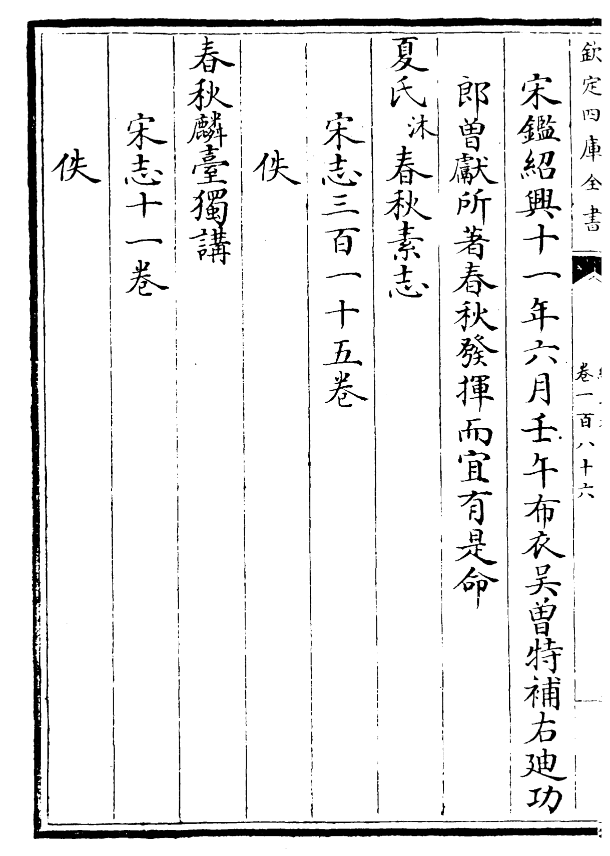
按春秋考異陳氏書録解題云不著名氏録三傳經文之異者而宋藝文志題作吴曾今從之

左氏發揮

宋志六卷

佚

陳振孫曰臨川吴曾虎臣撰取左氏所載事時爲之論若史評之類



宋鑑紹興十一年六月壬午布衣吴曾特補右廸功郎曾獻所著春秋發揮而宜有是命

夏氏沐春秋素志

宋志三百一十五卷

佚

春秋麟臺獨講

宋志十一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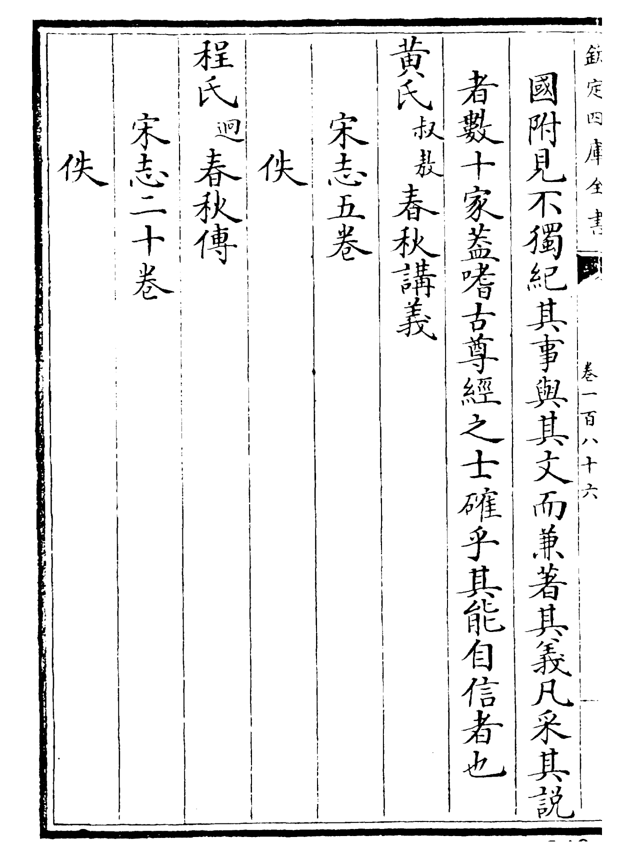
王應麟曰夏沐撰春秋素志三百十五卷凡三百萬言謂出於元聖素王之志名曰素志又略其文而約說之為麟臺獨講十一卷

句龍氏傳春秋三傳分國紀事本末

佚

馬端臨曰夾江句龍傳明甫撰

劉光祖序略曰傳字明甫精於春秋三傳博習詳考又分國而紀之自東周而下大國次國特書小國滅



國附見不獨紀其事與其文而兼著其義凡采其說者數十家葢嗜古尊經之士確乎其能自信者也

黄氏叔敖春秋講義

宋志五卷

佚

程氏迥春秋傳

宋志二十卷

佚

朱子曰沙隨春秋解說滕子來朝最好隱十一年方書滕侯薛侯來朝如何桓二年便書滕子來朝或以為時王所黜不知是時時王已不能行黜陟之典或以為春秋惡其朝桓特削而書子自此之後滕皆書子豈惡其朝桓而并後代子孫削之乎或以為當喪未君前又不見滕侯卒皆不通之論沙隨謂此見得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故自貶降

而以子禮見庶得貢賦省少易供此說卻是何故緣後面鄭朝晉云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賦見得鄭本是男爵後襲用侯伯之禮以交於大國初焉不覺其貢賦之難辦後來益困非獨是鄭伯當時小國多是如此

春秋顯微例目

宋志一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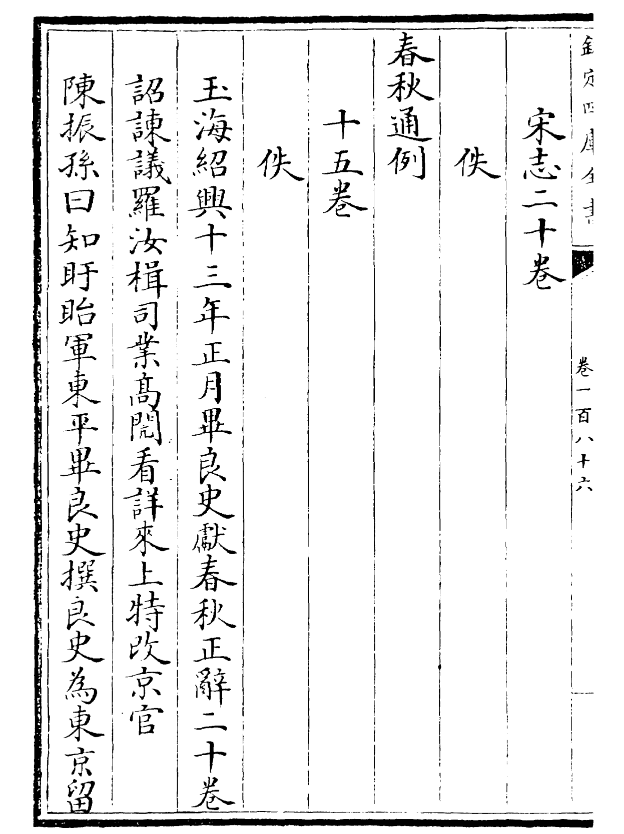
方氏淑春秋直音

宋志三卷

佚

陳振孫曰德清丞方淑智善撰劉給事一止為作序以學者多不通音切故扵每字切脚之下直著其音蓋古文未有反切為音訓者皆如此服虔如淳文頴輩扵漢書音義可見

畢氏良史春秋正辭



宋志二十卷

佚

春秋通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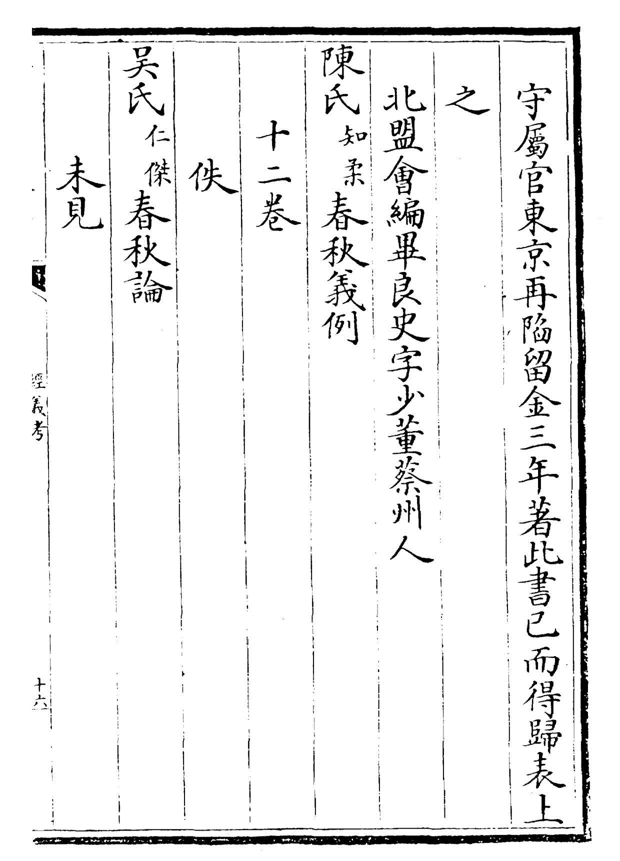
十五卷

佚

玉海紹興十三年正月畢良史獻春秋正辭二十卷

詔諫議羅汝楫司業高閌看詳來上特改京官

陳振孫曰知盱眙軍東平畢良史撰良史為東京留



守屬官東京再陷留金三年著此書已而得歸表上之

北盟會編畢良史字少董蔡州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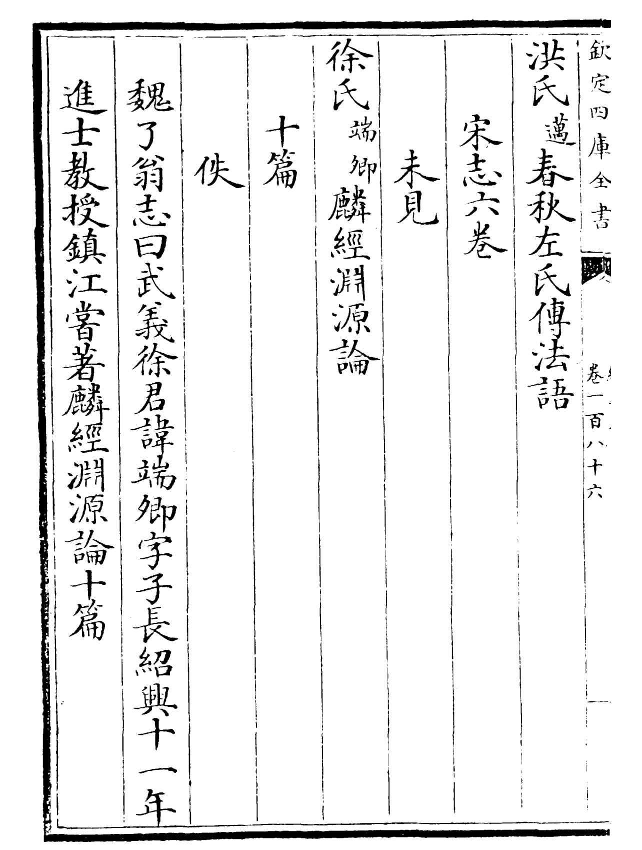
陳氏知柔春秋義例

十二卷

佚

吳氏仁傑春秋論

未見



洪氏邁春秋左氏傳法語

宋志六卷

未見

徐氏端卿麟經淵源論

十篇

佚

魏了翁志曰武義徐君諱端卿字子長紹興十一年進士教授鎮江嘗著麟經淵源論十篇

董氏自任春秋總鑑

宋志十二卷

佚

玉海紹興十二年十二月詔董自任上春秋總鑑可采宜處以太學録之職其書祕省録進凡十二卷類集本末而為解義

程端學曰廬陵人

劉氏本春秋中論

宋志三十卷

佚

王應麟曰紹興中著

程端學曰長樂人

洪氏興祖春秋本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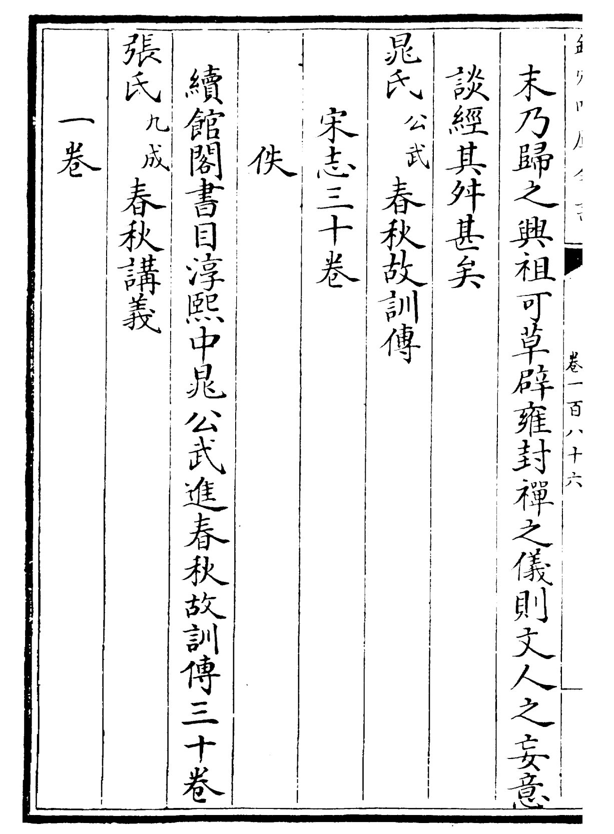
通考二十卷

未見

陳振孫曰知饒州丹陽洪興祖慶善撰其序言三代

各立一王之法其末皆有弊春秋經世之大法通萬世而無弊又言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為例猶天本無度歷者即周天之數以為度又言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學者獨求於義則其失迂而鑿獨求於例則其失拘而淺若此類多先儒所未發其解經義精而通矣興祖嘗為程瑀作論語解序忤秦檜貶昭州以死

黄震曰浮溪序春秋本旨直謂仲尼復生不能易而



末乃歸之輿祖可草辟雍封禪之儀則文人之妄意談經其舛甚矣

晁氏公武春秋故訓傳

宋志三十卷

佚

續館閣書目淳熙中晁公武進春秋故訓傳三十卷

張氏九成春秋講義

一卷

存

按張氏春秋講義載橫浦集邇英殿進講凡三篇一曹伯來朝一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一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海昌縣庠所講二篇一發題一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又日新録載暈帥師一篇

王氏彥休春秋解

佚

王庭珪序曰王澤竭於不競之晚周然後春秋作然六經俱焚於秦自漢以來采取古文逸篇往往出於菑川濟南齊魯諸生之所掇拾惟春秋出聖人之筆時有斷闕要非後之儒者所能竄一詞也世之為春秋學者其說鋒起解詁論釋至數十百家類以詞氣相擊排黨枯竹護朽骨徒為異論以相訾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彼去聖人千百年之後取其焚餘殘脫之篇益鑿其說以出新意失其旨矣余崇寧

中始遊廬陵郡學是時朝廷方以經術訓士薄海内

外悉用三舍法獨春秋不置博士故鼓篋升堂無問

春秋者惟王彦休以宿學老儒時能誦説而學者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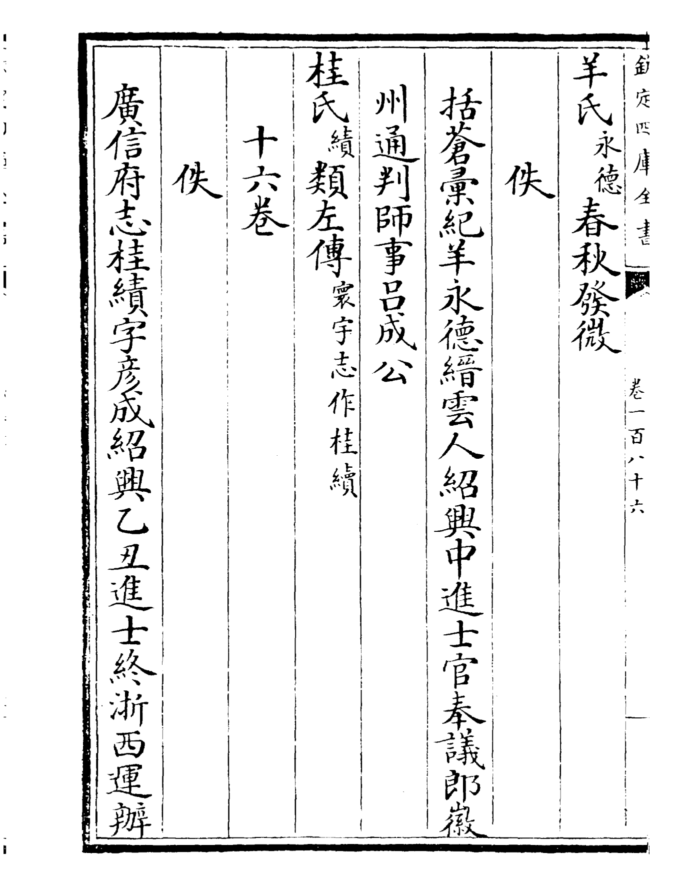
不暇習彼年復詔天下立學以是經天子之事首尊

用之於是彦休之學久湮沒而近乃出焉若彦休者

可謂能守其所學窮年而不易特未見有入室操戈

而伐之者耳惜其老矣不能以是發策決科編次其

書丐余文以冠之



羊氏永德春秋發微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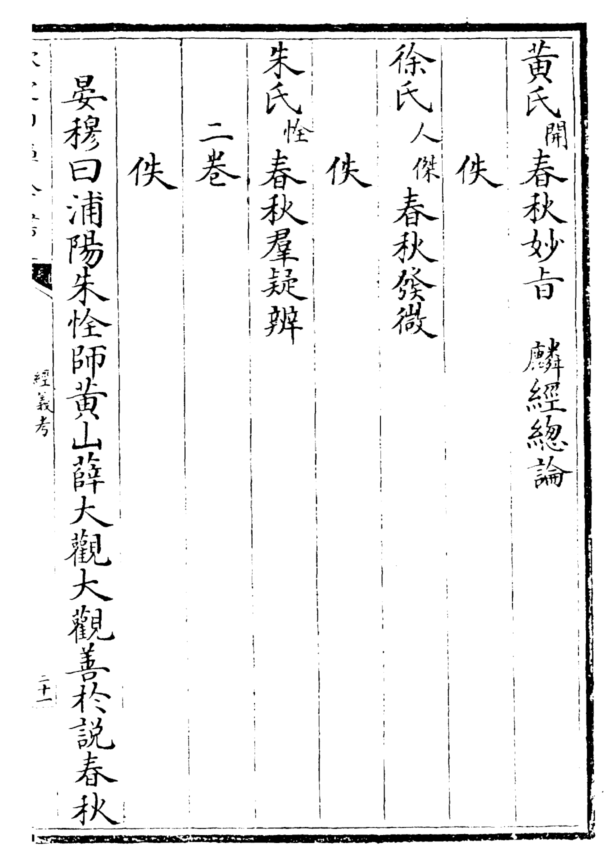
括蒼彙紀羊永德縉雲人紹興中進士官奉議郎嶽州通判師事呂成公

桂氏續類左傳衆宇志作桂續

十六卷

佚

廣信府志桂績字彦成紹興乙丑進士終浙西運辦



黃氏開春秋妙旨　麟經總論

佚

徐氏人傑春秋發微

佚

朱氏恮春秋羣疑辨

二卷

佚

晏穆曰浦陽朱恮師黃山薛大觀大觀善於說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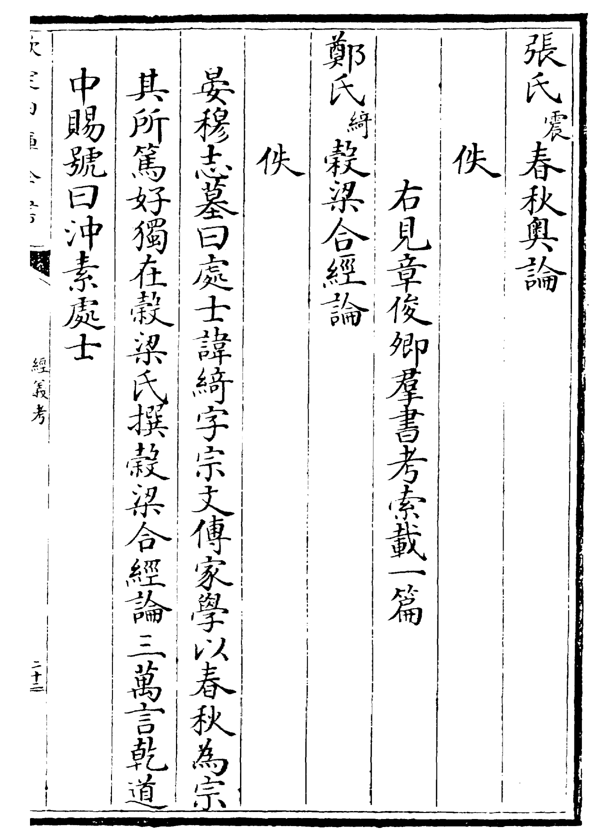
能紹述平陽孫公復遺旨登其門者亡慮千餘人惟
恮實得其要領
柳貫曰浦陽朱恮撰後有石陵倪朴跋語觀其所述
大槩本尊王發微

王氏十朋春秋解

佚

周氏聿春秋大義

佚



張氏震春秋輿論

佚

右見章俊卿羣書考索載一篇

鄭氏綺穀梁合經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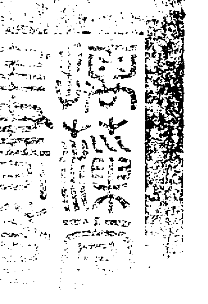
佚

晏穆志墓曰處士諱綺字宗文傳家學以春秋為宗其所篤好獨在穀梁氏撰穀梁合經論三萬言乾道中賜號曰沖素處士

揭傒斯曰處士穀梁合經論多發摘微辭

金華府志浦江義門鄭氏起宋建炎迄明正統歷三百餘年五十四世合居聚食自綺始也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楊金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七
八十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百十六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七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二十

李宣春秋經解指要

通考共十四卷

佚

李宣自序指要曰春秋魯史之名也史何以名春秋

魯歷之所為更也何更爾變周也何言乎變周周正建子以建寅為正歲夏時得天猶用夏也春秋之序魯變之也加春於建子而為王正月建夘之月而為夏四月魯史之作也故凡春秋之序皆舍周之舊也何始於隱公疾始變常也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於此魯春秋之始也魯春秋之始作於隱公也先王之制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於周之太史隱之時也始更魯歷而為魯史諸侯

之有史其周之衰乎晉乘始於殤叔秦史作於文公王室之微諸侯之力政焉爾然則春秋何取於魯因也其因何因魯之史以為春秋仲尼之志也春秋何以為仲尼之志善揚其善惡書其惡直筆以書其事不為襃貶抑揚而亂是非之正也襃貶非仲尼之意也三家者託襃貶以為傳舍襃貶則無以為傳矣此不知春秋者也仲尼脩春秋將以反經之正而還於舊也是故直言以明得失謂之辭正辭以别是非謂

之事屬辭比事莫善於春秋春秋之道治亂之法也可行於當世可示於四方小人憚焉君子達焉亂臣賊子云誰之不懼撥亂世而反之正春秋之用也指要之謂辭達而已君子茍春秋之為好不以棄傳為過而反求之春秋之義也

陳傅良作行狀曰右奉議郎新權發遣常州借紫薛公季宣字士龍永嘉人有春秋經若干卷指要一卷

朱子曰薛常州解春秋不知如何率意若此只是幾

曰成此文字如何說諸侯無史内則尚有閭史又如
趙盾崔杼事皆史臣所書

陳振孫曰知常州永嘉薛季宣士龍撰指要列譜例
於前季宣博學通儒不事科舉陳止齋師事之季宣
死當乾道九年年四十其爲此書實紹興三十二年
蓋甫二十歲云

陳氏傳良左氏章指
宋志三十卷

未見

春秋後傳

宋志十二卷

存

樓鑰序曰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故中書舍人止齋陳公傳良之所著也春秋之學不明久矣啖趙之後至於本朝而後有泰山孫先生復尊王之説公是劉先生敞權衡意林等書伊川程先生頤雖無全書

而一序所該聖人之大法備矣自王荆公安石之說盛行此道幾廢建炎紹興之初高宗皇帝復振斯文胡文定安國承伊洛之餘推明師道勸講經筵然後其學復傳學者以為標凖可謂大全矣東萊吕公祖謙又有集解行於世春秋之義殆無餘藴止齋生於東嘉天資絶人誦書屬文一旦迥出諸老先生上歛然布衣聲名四出六經之說流行萬里之外而其學尤深於春秋鑰非深於此者嘗涉獵諸公之書非不

明白然亦不過隨文辨釋間有前後相為發明者亦不見體統所在鑰從止齋遊雖不得執經其門嘗深叩之同在西掖時始以隱公後傳數篇相示因為道春秋之所以作左氏之所以有功於經者其說卓然且曰自余之有得於此而欲著書於諸生中擇其能熟誦三傳者首得蔡君幼學蔡既壯又得二人焉曰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隨遇有所問其應如響而此書未易成也未幾去國而鑰亦歸朋友之來

必以此書為門雖親炙之者跪以請則曰此其身後之書也既不幸卒於嘉泰三年而此書始出於笥中其壻林子燕最得其傳又四年而後長子師轍與其徒汪龍友以二書來鑰老矣屏去他書窮晝夜讀之始盡得其大意嗚呼盛哉蓋未有此書也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切然以為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則曰變例竊以為未安公之書不然深究經旨詳閱世變蓋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

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始焉猶知有天子之命王室猶甚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復知有王矣桓公之後齊不競而晉霸文公既亡晉不競而楚霸悼公再霸而又衰楚興而復微吳出而盟諸侯於越入吳而春秋終矣自杜征南以來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遜國之賢君其說甚詳而公以為不為平王亦不為隱公而為桓王其說為有據依又其大節目如諸侯改元前所未有齊魯諸大國比數世間有世而

無年至記厲王奔彘始有紀年古者諸侯無私史乘與檮杌春秋皆東遷之史也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隱桓莊之際惟鄭多特筆襄昭定哀之際惟齊多特筆諸侯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弒其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弒其君者矣宋魯衛陳蔡為一黨齊鄭為一黨公會齊鄭於中丘而後諸侯之師衡行於天下罪莫甚於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父子

兄弟之禍亦莫甚於五國是可為不臣者之戒矣齊桓公卒鄭遂朝楚夏之變夷鄭為亂階侵蔡遂伐楚以志齊桓之霸侵陳遂侵宋以志楚莊之霸足以見夷夏之盛衰矣書公孫茲帥師書公孫敖帥師書公子季友卒習見三家之所從始首止之盟鄭伯逃歸不盟則書以其背夏盟也厲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夷夏之辨嚴矣自隱而下春秋治在諸侯自文而下治在大夫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一人

之辭於干戈無不貶於玉帛之使則從其爵勸懲著矣文十年而狄秦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餘年而狄晉鄭猶可也狄晉甚矣貶不於甚則於事端餘實錄而已矣此皆先儒所未發至僖之三十一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極言魯之用天子禮樂以明堂位之言為不然惠公始乞郊而不當用僖公始作頌所以郊為夸引祝鮀之言為證此猶為前所未聞也若左氏或以為非為經而作惟公以為著其不書

以見春秋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力章指一書首尾專發此意昔人以杜征南為丘明忠臣然多曲從其說非忠也公之章指謂君子曰者蓋博採善言禮也者蓋據史舊聞非必皆合於春秋或曰後人增益之或曰後人依倣之或以凡例義淺而不取或以例非左氏之意蓋愛而知其惡者乃所以為忠也又言莊公元年至七年及十九年以後訖終篇多無傳疑有佚墜公之求於傳者詳矣嗚呼與止齋遊前後三十年

不得卒業於其門既興殄瘁之悲而後得二書其間尚有欲質疑而不可得此所以撫卷三歎而不能自已也

周勉跋曰先生為後傳將脫稿而病期歲而病革學者有欲速得其書俾傭書傳寫其已削者或留其帖於編增入是正者或揭去弗存也勉宦江陵還始得朋友訂正之然已削者可刋帖於編而增入是正者不可復求矣惜哉勉從先生於桂陽於衡於潭日受

經焉及後傳且就先生每語友朋將面授勉使盡質所疑而後出已而睽隔函丈不果質今訂正猶先生之志云

蔡幼學作行狀曰公深扵春秋其發明獨至又以左氏最有功扵經能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故作章指以明筆削之義

陳振孫曰陳傅良撰樓參政鑰為之序大畧謂左氏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公羊穀梁以其所書推見

其所不書而左氏實録矣此章指之所以作也若其他發明多新説序文畧見之

黄淵曰陳止齋欲著後傳於諸生中擇能誦者一人自隨似不草草然謂書王存周未免又落窠臼

何喬新曰陳氏論世變以為有隱桓莊閔之春秋有僖文宣成之春秋有襄昭定哀之春秋然其於褒貶以傳之所書而論經之所不書則傳事又豈一一皆實乎

張萱曰止齋取左傳每段以數語括其大指間有評駁

趙希弁曰春秋左氏後傳十二卷左氏章指十七卷止齋陳傅良所著也四明樓忠簡公鑰序其前清海崔清獻公與之識其後而刻之維揚郡庠

呂氏祖謙春秋集解

宋志三十卷

未見

張萱曰呂祖謙博考三傳以來至宋儒諸說擴其合於經者撮要編之

左傳類編

宋志六卷

佚

陳振孫曰分類内外傳事實制度論議凡十九門首有綱領數則兼采他書

張萱曰中分十九則曰周曰齊曰晉曰楚曰吳越曰

戎狄曰附庸皆列國行事曰諸侯制度曰風俗曰禮曰氏族曰官制曰財用曰刑曰兵制曰地理曰春秋前事自唐虞以來左氏所引典故曰論議則左氏傳中論議之文也

左氏博議

宋志二十卷

存

祖謙自序曰左氏博議者為諸生課試之作也始予

屏處東陽之武川仰林俯壑出户而望冈晝無來人居半歲里中稍稍披蓬藋從予遊譚餘語隙波及課試之文予思有以佐其筆端乃取左氏書理亂得失之蹟疏其說於下旬儲月積寖就編帙諸生歲時休沐必抄置楮中解其歸裝無虛者並舍媦黨復從而廣之旁行四方漫不可收客或咎予之易其言予徐應之曰子亦聞鄉鄰之求醫者乎深痼隱疾人所羞道而諱稱者揭之大塗惟恐行者不閱閱者不播彼

豈靦然忘世哉德欲蓄而病欲彰也予離羣而索居有年矣過而莫予輔也跌而莫予挽也心術之差見聞之誤而莫予正也幸因是書而胸中所存所操所識所習毫忽髮謬隨筆呈露舉無留藏又幸而假課試以為媒借逢掖以為郵徧致於諸公長者之側或矜而鐫或愠而謫或悔而譙一語聞則一病瘳其獲不既豐矣乎傳愈博而病愈白益愈衆於予也奚裨遂次第其語以詒觀者凡春秋經旨槩不敢僭論而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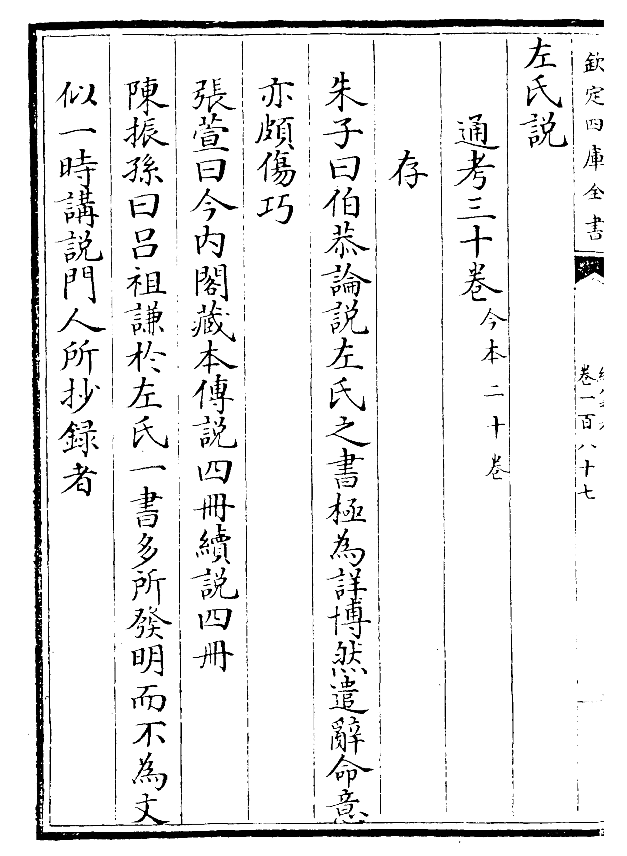
辭贅喻則舉子所以資課試者也

陳振孫曰伯恭授徒時所作

陳櫟曰呂成公博議乃初年之作不過以教後生作時文為議論而已其議左氏多巧說未得盡為正論

楊士竒曰考東萊先生年譜乾道戊子成此書吾家所有十五卷題曰精選則知其所著非止乎此也

黄虞稷曰世所行東萊博議皆刪節惟正德中刊本二十五卷獨全



左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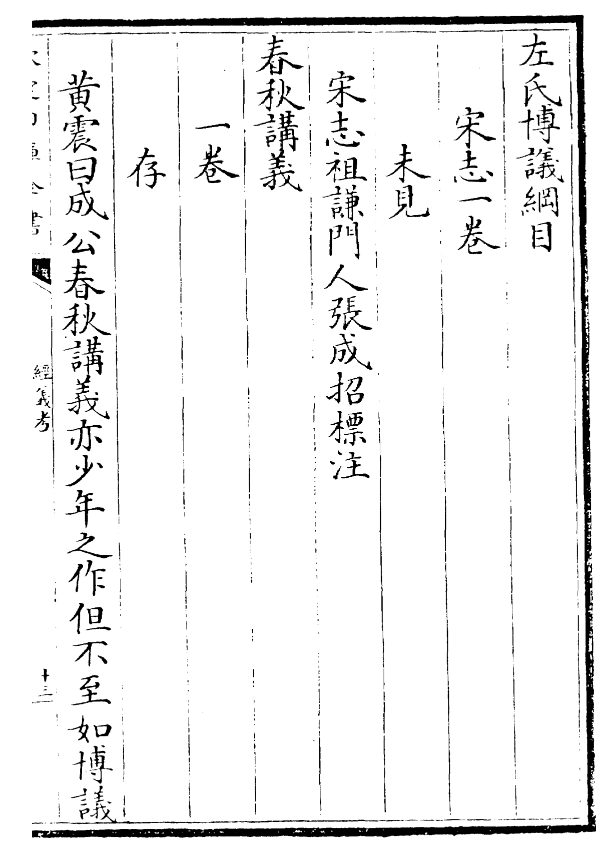
通考三十卷 今本二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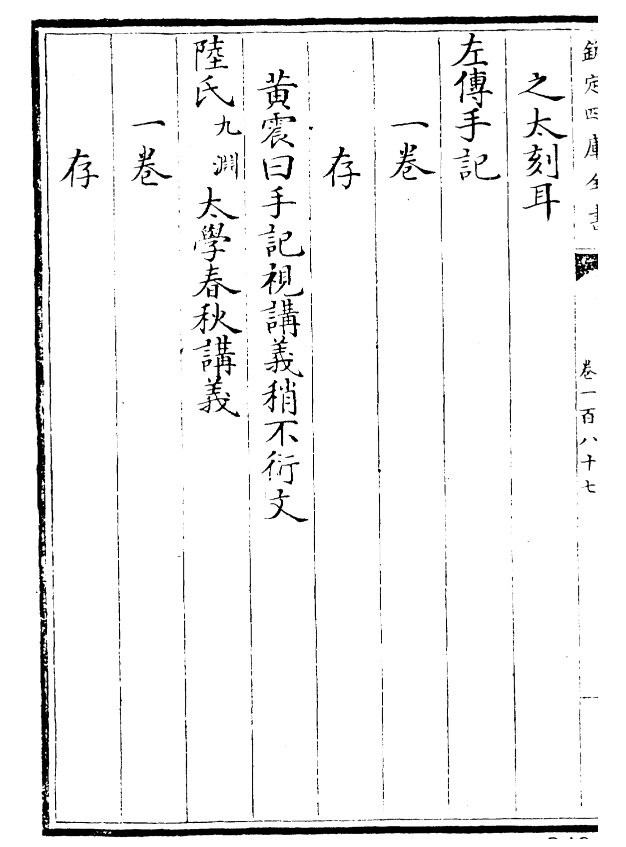
存

朱子曰伯恭論說左氏之書極為詳博然遺辭命意亦頗傷巧

張萱曰今内閣藏本傳說四冊續說四冊

陳振孫曰呂祖謙於左氏一書多所發明而不為文似一時講說門人所抄録者


左氏博議綱目
宋志一卷
未見
宋志祖謙門人張成招標注
春秋講義
一卷
存
黃震曰成公春秋講義亦少年之作但不至如博議



之太刻耳

左傳手記

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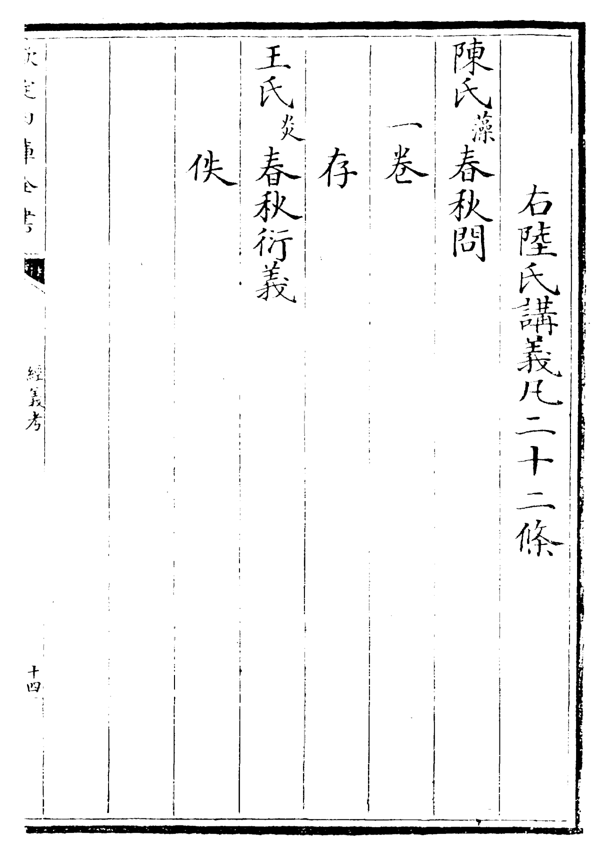
存

黃震曰手記視講義稍不行文

陸氏九淵太學春秋講義

一卷

存



右陸氏講義凡二十二條

陳氏藻春秋問

一卷

存

王氏炎春秋衍義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七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八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二十一

楊氏簡春秋解

宋志十卷

未見

簡自序曰易詩書禮樂春秋一也天下無二道六經

安得有二旨以屬辭比事為春秋者國俗之所教習也非孔子之旨也故孔子曰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不亂者不睹其紛紛一以貫之也春秋之不亂即詩之不愚即書之不誣即樂之不奢易之不賊禮之不煩也一也孔子繼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見諸孔子家語而

小戴所記乃脱簡於孔子閒居之後閒居之旨已明繼此章爲賛此言詩之不愚書之不誣樂之不奢易之不賊禮之不煩春秋之不亂旨猶未白不可無此章以發揮也聖言至矣不可以思慮得也不可以言語索也孔子不得已而有言曰吾志在春秋於二百四十二年擾擾顛倒錯亂中而或因或作是是非非靡不曲當所是是道所非非道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皆所以彰明大道古諸侯無私史周官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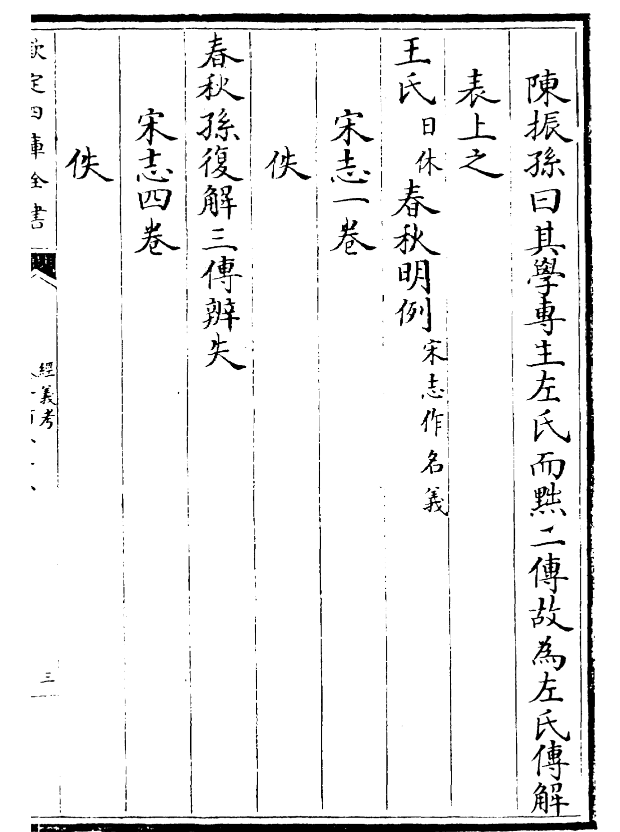
史掌邦國之志費誓周書漢汝江沱之詩編諸二南自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三史作而諸侯有私史矣孔子因之道之變也

林氏栗春秋經傳集解

宋志三十三卷

未見

玉海淳熙十年六月知潭州林栗著春秋經傳集解三十三卷乞投進十一年十二月上之付祕省



陳振孫曰其學專主左氏而黜二傳故為左氏傳解

表上之

王氏日休春秋明例宋志作名義

宋志一卷

佚

春秋孫復解三傳辨失

宋志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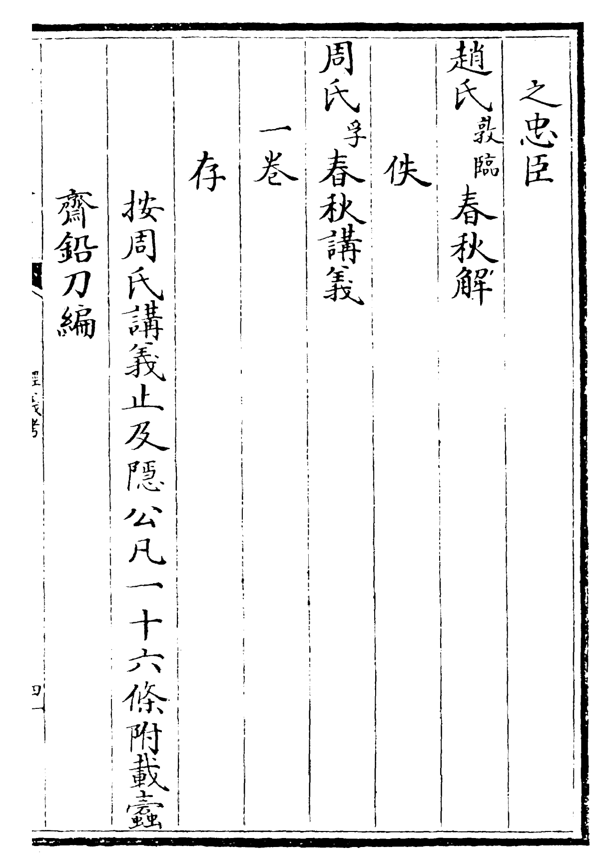
佚

中興書目春秋明例一卷紹興中舒州布衣王日休撰凡十篇通謂之明例又冠以例要例釋例意又有孫復解三傳辨失四卷

左氏正鑑

佚

葛立方曰虛中治春秋學為四傳辨失左氏正鑑紹興初嘗抱其書質於先人文康公文康深許之濡削遺之曰遠類康成發公羊之墨守下畀元凱為左氏



之忠臣

趙氏（敦臨）春秋解

佚

周氏（孚）春秋講義

一卷

存

按周氏講義止及隱公凡一十六條附載蠹齋鉛刀編

胡氏元質左氏摘奇

通考十二卷

佚

陳振孫曰給事中吳郡胡元質長文撰

盧熊蘇州府志胡元質字長文長洲人紹興中進士高第淳熙中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卒贈少師謚獻惠

按宋志有左氏摘奇十二卷不著撰人姓氏當即是書

余氏嘉春秋地例增釋紀年續編

佚

謝氏諤春秋左氏講義

三卷

佚

陳氏持左氏國類

二十卷

佚

按持字守之金華人官廸功郎筠州高安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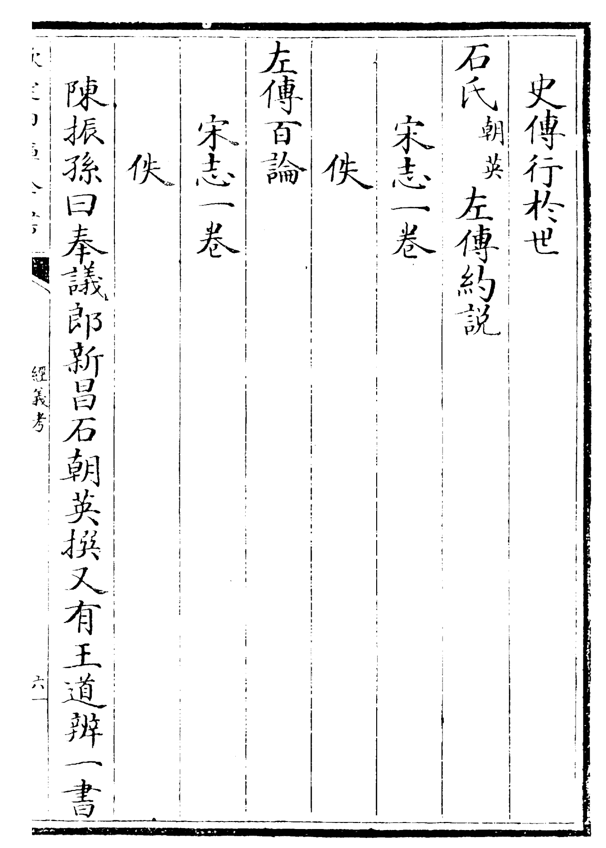
主簿呂伯恭為作墓志

唐氏閱左史傳

五十一卷

佚

紹興府志唐閱字進道山陰人舉進士歷都官員外郎乾道間為淅東檢察嘗以左氏春秋倣遷固史例以周為紀列國為傳又為表志贊合五十一卷號左


史傳行於世

石氏朝英左傳約說

宋志一卷

佚

左傳百論

宋志一卷

佚

陳振孫曰奉議郎新昌石朝英撰又有王道辨一書

未板行僅存其書於此編之末其為說平平無甚高論

李氏𤅢春秋學程氏本義作集注考

宋志十卷

佚

何氏涉春秋本旨

佚

程端學曰涉字濟川

章氏沖春秋左傳類事始末

宋志五卷

存

沖自序曰始沖少時侍石林葉先生為學先生作春秋讞考傳使沖執左氏之書從旁備檢閱左氏傳事不傳義每載一事必先經以發其端或後經以終其旨有越二三君數十年而後備近者亦或十數年有一人而數事所關有一事而先後若異君臣之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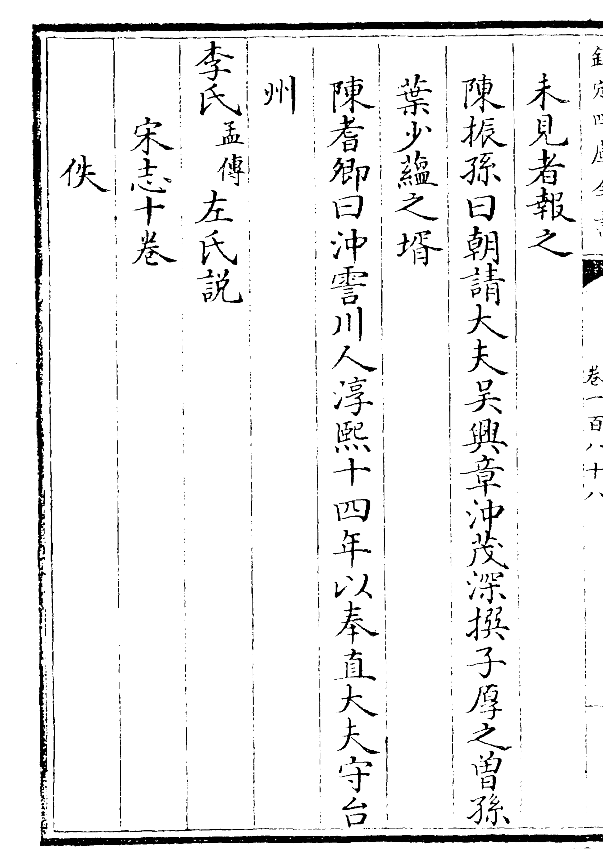
有數語之間而稱謂不同間見錯出常病其不屬如
遊羣玉之府雖珩璜圭璧璀璨可愛然不以彚聚騤
焉觀之莫名其物沖竊謂左氏之為丘明與受經於
仲尼其是否固有能辨之者若夫文章富豔廣記備
言之工學者掇其英精會其離析各備其事之本末
則所當盡心焉者古今人用力於是書亦云多矣而
為之事類者未之見也沖因先生日閱以熟乃得原
始要終擴摭推遷各從其類有當省文頗多裁損亦

有裂句摘字聯累而成文者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小大之事靡不采取約而不煩一覽盡見又總記其災異力役之數時君之政戰陣之法與夫器物之名併繫於後讀之者不煩參考而畢陳於目前惜乎先生已没不及見類書之成久欲鋟板勉卒前功而慮有闕遺輒加訂證未敢自以為無恨也姑廣其傳以便童蒙則庶幾焉淳熙乙巳歲沖假守山陽嘗刊之郡庠適會臥疾繼有易地之命卒卒讐技其間多有字

畫謬誤題空差失者竭來天台簿領之暇遂加是正復刋之郡庠尚兾有可教者

謝諤序曰諤幼年於諸書愛左氏之序事因一事必窮其本末或緒一二葉或數葉或展一二卷或數卷惟求指南於張本至其甚詳則張本所不能盡往往一事或連日累旬不得要領况掣肘於他書他事則力有不專自長至老應梨蓬於四方辨此者為誰氏近收天台使君章沖茂深書且以左氏事類本末為

寄於是恍然見所未見蓋春秋之法年為主而事繫之使君之法事為主而年繫之以事繫年而事為之碎以年繫事而事為之全二者不可一廢紀年也故以事繫而年全紀事也故以年繫而事全事繫年而年全者史法也年繫事而事全者考史法也乃相為表裏歟初使君由山陽移天台謁久知其政之宜乎民今又知其書之明乎古書之明古所以為政之宜民豈又有二道耶使君欲謁題數字遂以喜於見所



未見者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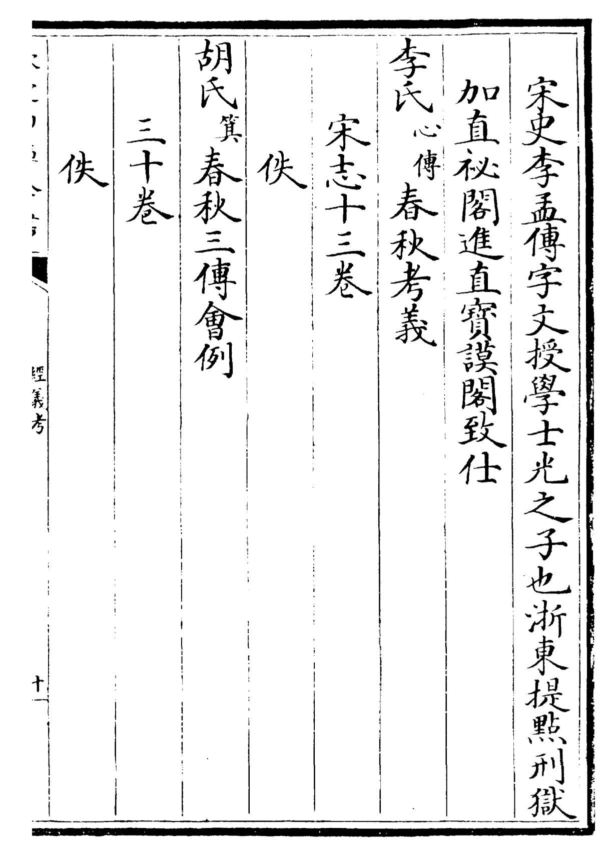
陳振孫曰朝請大夫吳興章沖茂深撰子厚之曾孫葉少蘊之壻

陳耆卿曰沖雲川人淳熙十四年以奉直大夫守台州

李氏孟傳左氏說

宋志十卷

佚


宋史李孟傳字文授學士光之子也浙東提點刑獄
加直祕閣進直寶謨閣致仕

李氏心傳春秋考義
宋志十三卷
佚

胡氏箕春秋三傳會例
三十卷
佚

周必大曰箕字斗南廬陵人廸功郎監潭州南岳廟

吉安府志箕忠簡公從子

沈氏棐春秋比事

宋志二十卷

佚

陳亮序曰春秋繼四代而作者也聖人經世之志寓

於屬辭比事之間而讀書者每患其難通其善讀則

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考傳之真偽如此則經果

不可以無傳矣游夏之徒胡為而不能措一辭也余甞欲即經以類次其事之始末考其事以論其時庶幾抱遺經以見聖人之志客有遺余以春秋總論者曰是習春秋者之祕書也余讀之灑然有當於予心雖其論未能一一中的而即經類事以見其始末使聖人之志可以捨傳而獨考此其為志亦大矣惜其為此書之勤而卒不見其名也或曰是沈文伯之所為也文伯名棐湖州人甞為婺之校官以文字稱而

不聞以經傳也使其非文伯也此書可不傳乎使其果文伯也人固不可以淺料也因為易其名曰春秋比事録諸木以與同志者共之

吴師道曰棐衢人字文約陳亮序以為湖州人陳振孫謂湖有沈文約名長卿不名棐知亮誤也

都穆曰春秋比事二十卷舊名春秋總論宋陳龍川謂湖州沈棐文伯撰為更其名曰比事序而刻之嘉定辛未廬陵譚卿月序則以為著於莆陽劉朔非文伯

也蓋譚親見劉氏家本故云

張萱曰宋淳熙間婺州校官沈棐注前以諸國為類後以朝聘盟會侵伐等類凡事之相同者各為之說

李氏起渭春秋集解

佚

劉氏夙春秋講義

一卷

佚

真德秀後序曰昌黎公寄玉川子詩有春秋三傳束高閣之語學者疑之謂未有舍傳而可求經者今觀著作劉公講義一以聖筆為據依其論秦穆公以人從死者晉文之召王宋襄之用人于社皆以經證傳之失所謂偉然者也昔歐陽子患偽說之亂經著為論辨自謂時雖莫同千歳之後必有予同曾未二百年而劉公之論春秋蓋與之合公而有知當不恨後世之無子雲矣所講纔十有二條麟經大指畧盡於

此其言曰吾聞法吏以一字輕重𫑛未聞聖人以一字輕重春秋也旨哉言乎足以破世儒之陋學者其深味之

葉適志墓曰隆興乾道中天下稱莆之賢曰二劉公著作諱夙字賓之弟正字諱朔字復之二公治春秋於三家凡例外自出新義爾雅獨至無能及者著作釋褐調吉州司户臨安府教授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減員移樞密院編修官兼史院編修官除著作

佐郎出知衢州

周氏淳中春秋說約

六卷

佚

葉適志墓曰淳中字仲古温州瑞安縣人及進士第

乞監潭州南岳廟教授全州以心喪去又教授廣德

軍改知台州寧海縣主管淮西安撫司機宜文字授

茶陵軍使乞主管台州崇道觀成都府玉局觀授淮

東安撫司參議官乞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淳
熙十六年卒著文集十卷春秋約說六卷
馬氏之純春秋左傳紀事
佚
徐氏得之春秋左氏國紀
宋志二十卷
佚
陳傅良序曰自荀悅袁宏以兩漢事編年爲書謂之

左氏體蓋不知左氏於是始矣昔夫子作春秋博極天下之史矣諸不在撥亂世反之正之科則不録也左氏獨有見於經故采史記次第之某國事若干某事書某事不書以發明聖人筆削之旨云爾非直編年為一書也古者事言各有史凡朝廷號令與其君臣相告語為一書今書是已被之絃歌謂之樂章為一書今詩是已有司藏焉而官府都鄙邦國習行之為一書今儀禮若周官之六典是已自天子至大夫

士氏族傳序為一書若所謂帝繫世本是已而他星卜醫祝皆各為書至編年則必序事如春秋三代而上僅可見者周譜他往往見野史竹書穆天子傳之類自夫子始以編年作經其筆削嚴矣左氏亦始合事言二史與諸書之體依經以作傳附著年月下苟不可以發明筆削之旨則亦不錄也蓋其辭足以傳遠而無與於經義則別為國語至夫子所見書左氏有不盡見又闕不敢為傳唯謹如此後作者顧以為

一家史體而讀左氏者浸失其意見謂不釋經是書之存亡幾無損益於春秋故曰表荀二子為之也由是言之徐子所為左氏國紀曷可少哉余讀國紀周平桓之際王室嘗有事於四方其大若置曲沃伯為侯詩人美焉而經不著師行非一役亦與王風刺詩合而特書伐鄭一事王子頹之禍視帶為甚襃書而惠不書也學者誠得國紀伏而讀之因其類居而稽之經其國事若干某事書某事不書較然明矣於是

致疑疑而思思則有得矣徐子殆有功於左氏者也余苦不多見書然嘗見唐閱左氏史與國紀畧同而無所論斷今國紀有所論斷矣余故不復贊而道其有功於左氏者為之序

趙希弁曰右清江徐得之所編也自周而下各繫以國又因事而為之論斷

江西通志徐得之字思叔清江人夢莘之弟淳熙中登進士歷任州縣以朝請郎致仕時號西園先生

謝氏疇春秋古經

十二篇

未見

李燾序曰漢藝文志有春秋古經一十二篇經十一卷隋唐志同古經十二篇十一卷者本公羊穀梁兩家所傳吳士爕始為之注隋志載焉又有賈逵春秋三家經本訓詁十二卷宋三家經二卷唐志又有李鉉春秋二傳異同十二卷李氏三傳異同例十三卷馮

伉三傳異同三卷元和國子監修定春秋加減一卷
士燮賈逵宋及李馮元和諸書今皆不存獨抱遺經
者莫適為正蓋公羊得立學官最先穀梁次之左氏
最後故士燮但注二家不及左氏賈逵既立左氏始
通三家逵燮并宋以下異同加減文字悉已亡佚莫
知其舉措何也隋末唐初左學特盛二家浸微自杜
預集解左氏合經傳為一貞觀十六年孔頴達承詔
修疏永徽四年長孫無忌等重上正義丘明傳學愈

葢盛矣而仲尼遺經無復單行學者或從杜解抄出獨存左氏擯落二家幸陸德明與頴達同時於太學自落音義兼存二家本書仍各注左氏別字頗亦無決擇惟貞元末陸淳纂例列三傳經文差繆凡二百四十一條自言考拨從其有義理者然往往亦言未知孰是兼恐差繆不止二百四十一條惜啖趙集傳今俱失墜無從審覆耳余患苦此久矣嘗欲即三家所傳純取遺經心以為是者則大書之仍細書其不

然者於其下數十年間游走東西志弗獲就會潼川謝疇元錫來從余游其治春秋極有功因付以斯事居三月而書成旁蒐遠引不一而足反說以約厥功彌著余撫其書喜甚亟刻板與學者共之昔司馬遷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秋才萬八千字遷誤也今細數之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數最易見者尚爾錯誤何况聖人筆削之旨乎余向所謂心以為是者衆未必以為是也亦獨纂例考挍從其有義理者

云耳旣心以為是則扵證據操舍必具成説其説自當别出兹第刻春秋純經庻學者相與盡心焉仍用漢志舊名題曰春秋古經十二公各為一篇不復分為十一卷蓋卷第扵經義初無當也

陸元輔曰謝疇字元錫潼川人

徐氏定潮州春秋解

通考十二卷

佚

葉適序曰昔余為潮州銘言其學博而要文約而費諸子又自列銘旁曰春秋解十二卷書社問答二卷禮經疑難一卷詩文崇孝同參録竝藏於家余頗疑之而未克見後二十六年始見所謂春秋解者良悔前銘稱美未極且恠諸子不早示余也蓋箋傳之學惟春秋為難工經理也史事也春秋名經而實史也專於經則理虛而無證專於史則事礙而不通所以難也年時閏朔禘郊廟制理之綱條不專於史也濟

西河曲丘甲田賦事之枝葉不專於經也薛伯卒經無預然杞滕邾莒之興廢固明也詭諸卒史無預然戊寅甲子之先後固察也觀潮州此類皆卓然信明而篤矣至於授霸者之權彼與此奪録夷狄之變先畧後詳諸侯羣誅大夫衆貶凡春秋始終統紀所繫自公穀以來畫為義例名分字别族貴人微其能本末相顧隱顯協中如潮州殆鮮焉然則理之熟故經而非虛事之類故史而非礙歟古人以教其國而使

人知其深於是書者歟雖然詩書禮所以紀堯舜三代之盛而春秋衰世之竭澤也亦不泯絶而已或者遂謂一事一義皆聖人之用則予未敢從也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又曰管仲之器小哉夫有齊桓無晉文吾為小是春秋不命霸也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蓋其節目疏遠如此則苛文密例而辨人之榮辱於毫釐者非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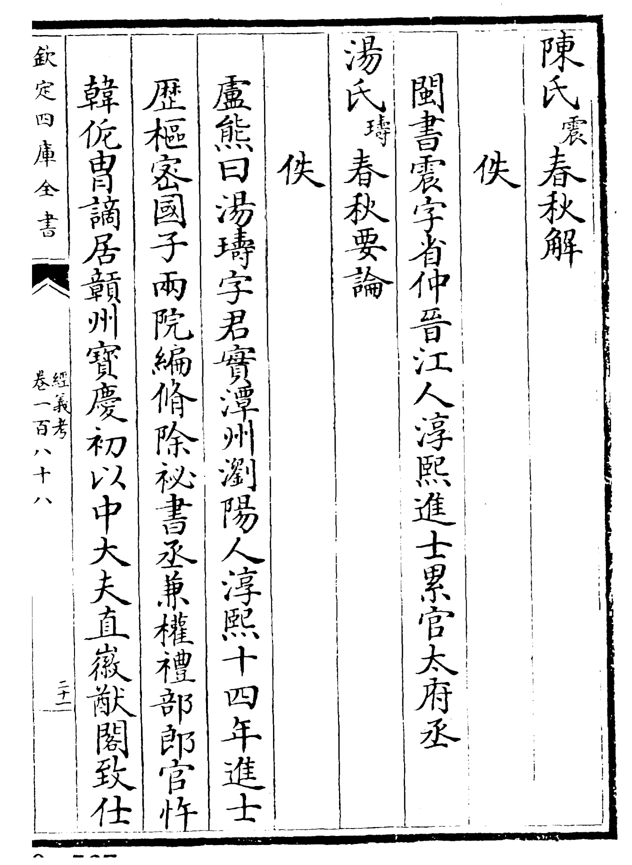
余恨不及潮州而正也因私附於後　又墓志曰定字德操泉州晉江人解褐授秀州崇德縣尉歷處州台州教授知邵武縣判太平州知潮州

蘇氏權春秋解

三卷

佚

閩書權字元中仙遊人從張南軒登淳熙第調梧州推官終辰州守



陳氏震春秋解

佚

閩書震字省仲晉江人淳熙進士累官太府丞

湯氏璹春秋要論

佚

盧熊曰湯璹字君實潭州瀏陽人淳熙十四年進士歷樞密國子兩院編脩除祕書丞兼權禮部郎官忤韓侂胄謫居贛州寶慶初以中大夫直徽猷閣致仕

李氏浹左氏廣誨蒙

宋志一卷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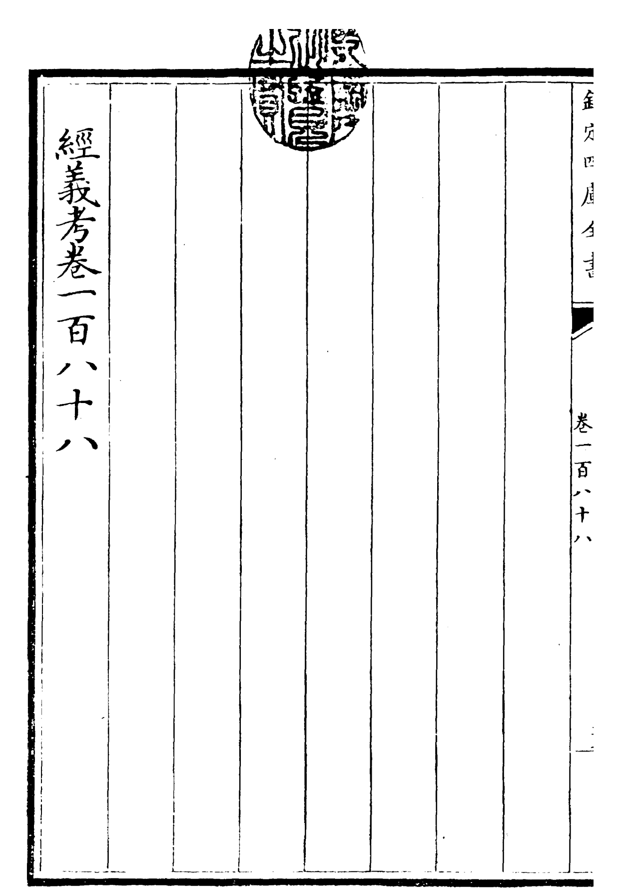
鄭元慶曰李浹字謙善德清人丞相彥頴子以冑監授承務郎監淮西惠民局復鎖廳試禮部詞致瓌特有司異之曰此執政子也嬿弗敢上親友交唁之浹曰吾既仕矣學有大於此者科目何為遂不復求試博覽羣書尤好左氏著有廣誨蒙曰衆實所藏也獵

而有之在我矣寧宗朝歷提舉浙東常平至太府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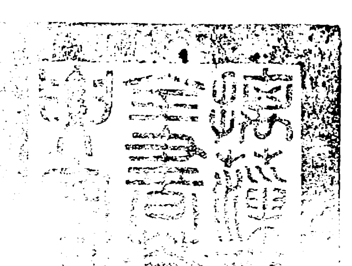
卿建言忤韓侂胄出為福建運判二年召還卒

按廣誨蒙一卷西亭宗正聚樂堂藝文志有

之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脩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揚　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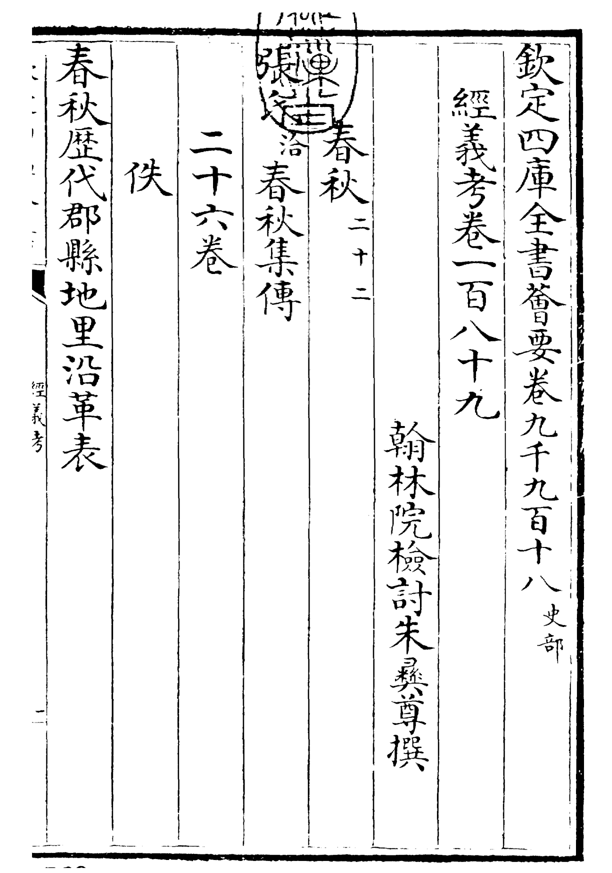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九至九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九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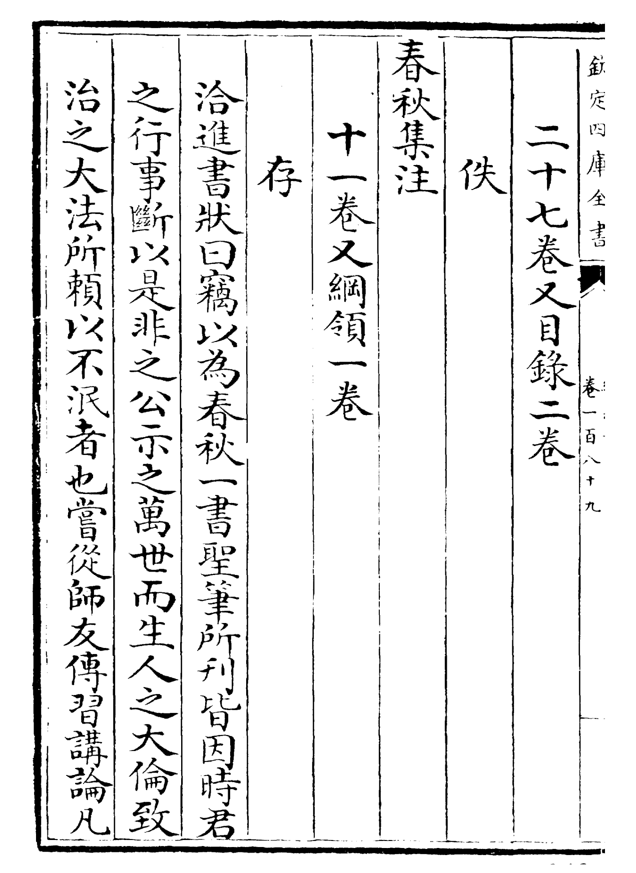
春秋 二十二

張洽春秋集傳

二十六卷

佚

春秋歷代郡縣地里沿革表



二十七卷又目錄二卷

佚

春秋集注

十一卷又綱領一卷

存

洽進書狀曰竊以為春秋一書聖筆所刋皆因時君之行事斷以是非之公示之萬世而生人之大倫致治之大法所頼以不泯者也嘗從師友傳習講論凡

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與漢唐以來諸儒之議論莫不考覈研究會其異同而參其中否積年既久似有得於毫髮之益過不自度取其足以發明聖人之意者附於每事之左以為之傳名曰春秋集傳既又因此書之麤備復倣先師文公語孟之書會其精意詮次其說以為集注而間有一得之愚則亦竊自附於諸賢之說之後雖生平心思萃在此書然智識昏耗學殖弗深豈敢自謂盡得聖人筆削之大指至於地

理一書則以封域分合之參差古今名號之因革此同彼異驟改忽更散在羣書莫能統會蓋自誦習之初已病其然乃博稽載籍重加參究竊規司馬遷十表之模範述為一編以今之郡縣為經而緯以上下數千年異同之故庶幾案圖而考百世可知然而私家文籍所有幾何郡邑圖志未閲千一雖綱條麤立而其間遺闕尚多有之故凡後來之升降諸書之所未載聞見之所未詳大抵皆仍其舊而已牴牾舛謬

不敢自保始益期於餘力休暇之時尚求它書增而備之而自登仕版心志專於所職不復能有所是正間當甲申待次庚寅奉祠以來僅能整次集注之書麤成編次猶冀未遂首丘之日凡有一聞一見悉皆刊定使就條理未嘗敢以為成書也載惟草野愚儒章句末學豈應妄有著述所以犯是不韙者不過以前賢已成之說畧加編刻統會羣言掊擊僞辨以私便覽觀而已敢圖公朝俯加訪問稱其有補治道給

札取將且欲以上備乙夜之覽殊命下臨不勝驚懼
然在疏遠賤士匿不以聞祇益為罪但惟此書實未
得為全備故自聞命之後雖復益加修潤而自顧蕪
陋何所取材踧踖累月不敢以進而終以方命為懼
是以卒忘其冒昧而徑以上陳其春秋集傳二十六
卷春秋集注一十一卷并綱領一卷歷代郡縣地理
沿革表二十七卷并目錄二卷已送臨江軍繕寫裝
褙了畢敢因申發之次具此申控情悰欲望朝廷先

賜看詳如其書無所發明迂濶於事即乞免行奏御
塵瀆睿覽若猶採其芻菲遂以投進伏乞敷奏前件
所陳冀逃有隱之誅洽無任惶懼俟命之至端平元
年九月日朝奉郎直秘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賜緋

張洽狀

曾孫庭堅後序曰曾大父文憲公所著春秋集傳集
注地理沿革表三書宋端平甲午宣進於朝付秘閣
後集注刋郡庠景定庚申燬焉皇元大德庚子雪崖

黄先生慨是書之不傳而願見者衆欲鋟梓而未集辛丑歲文臺二提舉張思敬滕斌亦求助好事者僅成三卷瑞教虞汲留洪上其事於文臺轉申憲司時魯齋副使臧公移文本路總府下學刋刻集傳沿革二書集傳雖成而主司任事不得其人遂致章卷倒亂文字差訛不可讀屏廢久之而沿革一書亦無復舉行迨皇慶癸丑冬江南諸道行御史臺行移各路春秋用張主一傳延祐甲寅詔興科目而遠方士友

購求傳注者頗多時李廣文萬畝主教此邦俾庭堅赴學校正補刋於是集傳始為全書流行四方而庭堅所刋集注拘於授徒竟弗克就延祐庚申冬訓導郡庠與學正涂鼎語及集注沿革之未成遂以其事上申總府適際提舉學校官趙文炳為賢德君子即出學帑以成集注不三月而訖工庭堅識其事於卷尾

江西通志張洽字元德清江人嘉定初進士歷官著

作佐郎卒謚文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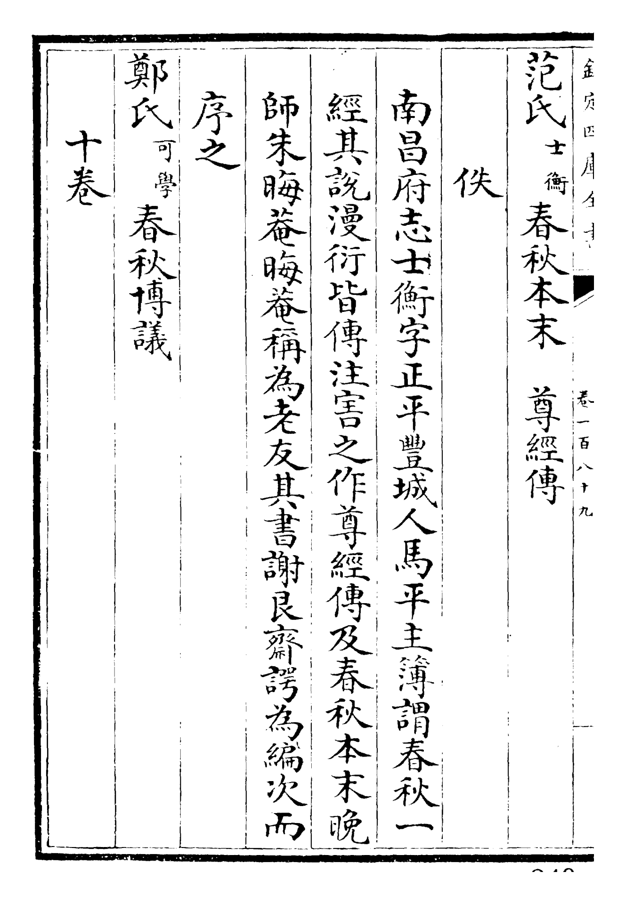
納蘭成德序曰清江張元德遊朱子之門為白鹿書院長終著作佐郎追除直寶章閣而元德已歿矣其於春秋有集傳集注地理沿革表三書端平中進於朝宣付祕閣朱子常報元德書矣春秋某所未學不敢强為之説而於尚書則謂老師宿儒所未晓者夫學至朱子智足以知聖人矣而於尚書春秋無傳非不暇為亦慎之至也明洪武初頒五經四子書於學

官傳注多宗朱子惟易則兼用程朱傳義春秋則胡氏傳張氏注竝存久之習易者舍程傳而專宗朱子習春秋者胡傳單行而集注流傳日鮮矣余誦其書集諸家之長而析衷歸於至當無胡氏牽合之弊允宜頒之學官者也昔明太祖不主蔡仲默七政左旋之說乃命學士劉三吾率儒臣二十七人更定書傳曰書傳會選今其書漸廢而仍行蔡傳顧元德是書昔之所頒行者反不得與蔡氏竝書之取舍興廢葢

亦有幸不幸焉可感也已

陸元輔曰春秋集注十一卷清江張洽元德撰朱子門人也洪武中命士子習胡氏兼用洽注自永樂中集大全專以胡氏為主采其與胡氏相發明者去其與胡氏相剌戾者自此學者不復知有洽書矣然即春王正月解觀之本朱子之說而以改月改時為正勝於康侯夏時冠周月之義多矣舉一可以例其餘知此書之不可不讀也

按張氏集注釋春王正月云此所謂春乃建子月冬〻至陽氣萌生在三統曰天統葢天統以氣為主故月之建子即以為春其說與胡氏夏時冠周月之義別一開卷便枘鑿不相入宜士子棄之惟恐不遠矣今春秋大全專襲環谷汪氏纂疏汪氏既主胡傳故張氏之注不復見錄若纂修大全諸公張氏集注并未寓目非以其與胡氏刺戾去之也



范氏士衡春秋本末　尊經傳

佚

南昌府志士衡字正平豐城人馬平主簿謂春秋一經其說漫衍皆傳注害之作尊經傳及春秋本末晚師朱晦菴晦菴稱為老友其書謝艮齋諤為編次而序之

鄭氏可學春秋博議

十卷

佚

閩書可學字子上莆田人受業朱文公晚以特科授惠州文學補衡州司户

廖氏德明春秋會要

佚

閩書廖德明字子晦延平人受業朱文公舉進士累知廣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

王氏介春秋臆説

十卷

佚

真德秀志墓曰介字元石世家於吳徙金華受學於呂成公紹興庚戌進士三人及第歷官國子監祭酒以右文殿修撰知嘉興府改知慶元兼沿海制置

繆泳曰金華王介朱文公弟子嘗知嘉興府事卒謚忠簡

鄭氏文遹春秋集解

佚

鄒氏補之春秋注

佚

孫氏調左氏春秋事類

二十卷

佚

蔡氏沆春秋五論

五卷

存

閩書沆字復之元定三子使淵紹易學沈紹書學而以發明春秋屬沆所著春秋五論行世人稱復齋先生

沆自序曰慶元丁巳春先君謫舂陵以易授兄淵以皇極命弟沈著沆承乎春秋竊惟麟經一書乃先聖孔夫子之親筆聖人體道經世之志存焉雖假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制之而不得

肆其欲然褒貶公平是非的實善惡暴白而萬世之名分於是乎定非若他經可以訓詁通也自左氏公穀以來傳注者無慮百家往往辭舛意詭訖無定說聖人之宏綱大旨鬱而不彰致使荆公目之為斷爛朝報經筵不以進講考官不以取士謂非聖經以衆謬所晦而安石無獨見之明耶故武夷胡先生研窮編輯著為成書正以扶三綱叙九法尊王賤霸内夏外夷而聖人精微之旨已闡揚於當世矣豈沆淺見

薄識所能彷彿其萬一哉但其中於瞷仲子納郜鼎皆為私欲所勝有以致之又如彼此一事彼以為是此以為非前後一人前以為襃後以為貶或以爵號或以日月或書侯書子書名書字書人書州書國前氏後名是非襃貶殆有不同紛紜聚散各立一偏之見若此者不得不推求大端研究其的實作此五論以辨正之使後世學者之讀麟經曉然知春秋大義所在而是非曲直有不可掩者以繼先人之緒耳豈

敢妄有所議以取僭踰之罪云

熊禾序曰春秋者聖人史外傳心之要典萬世人主善惡之龜鑑也筆削之精微義理之浩瀚使無武夷胡先生諸儒以發明之則人心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安能俾世之復治也耶予嘗讀是書麤知其中之大意而精詣之旨尚未能明咸淳甲戌試春闈幸官寧武州而竊有志焉葢竭精力者九年而稾本燼於丙子之厄太母少帝三宮俱已屈膝

已卯皇綱弗振無策匡救保全是乃天地間一罪人也因與胡君庭芳劉君省軒相與講切僂指益十有七年矣一日蔡君希聖挈書一帙示予拜而言曰此書乃吾曾祖復齋公承高大父西山公之屬所作春秋五論也予聞之斂容避席披視誠道德仁義之言經綸康濟之學而其發明天命人心之懿敷揚聖經賢傳之旨闡筆削之謹嚴辨褒貶之攸當義利之明書變之論其要悉備於此誠為學者之指南復齋先

生之功大矣先生諱沆字復之師事文公朱先生及受家庭父兄之教隱於西山前湖書室聚徒談道相樂自號一菴居士復齋先生其學者之所尊云餘詳徐君所作先生之墓銘無容予之重贅

蘇天爵後序曰予前總政中書猥直左右為聖天子之股肱耳目無暇及於詩書今者奉勑來鎮南服藩屏無事留情諸子百家之學博詢春秋名家得復齋蔡先生所作春秋五論與南陽山長張義秉燭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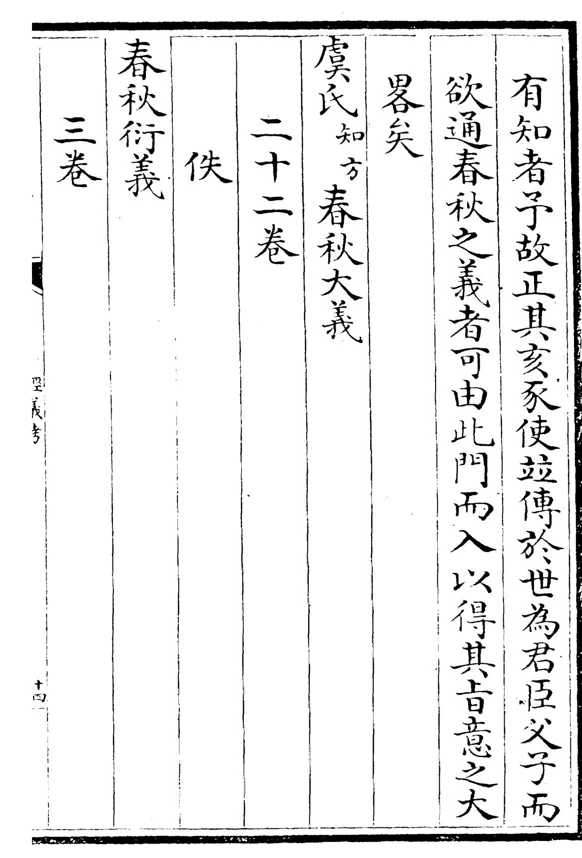
終篇見其辭嚴義正句語警切使何休諸儒復生亦心服而效法之相與起先生於九原而講明焉不但闕二字也若先生可謂有功於春秋有補於後學者也重加校定正其訛舛使聖經賢傳復明於世後之有志於聖賢之學者卓然有守將尊信於經之不暇而不惑於是非曲直之逐矣其項氏易翫辭占家記已行惟蔡氏春秋五論罕有知者世鮮克傳予官鄂省始屬山長張義梓行以惠天下四方學者當珍重之

為拱璧云

蔡有鵾曰予族祖復齋先生作春秋五論府縣諸志載之甚詳況熊勿軒先生序之真西山先生跋之其刻於文集已明矣即舊志世家云文節公嘗語三子曰淵紹吾易學沈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屬知方焉知方即復齋更名此鑿鑿可據者今熊氏以五論為勿軒著則非矣故援考諸書所載以正之即勿軒文集與行狀皆云勿軒著有春秋通解而勿軒送胡庭芳後序

曰早歲成春秋通解一書又厄於火云云奈何以五論而為通解耶此熊氏子孫不察之過也

余用賓跋曰春秋五論復齋蔡先生諱沆字復之者所作也文學精義學博而要本之以天命叙之以民彝達之以時中斷之以通誼真得聖人作經之大㫖顧學者疎陋未有深究其說者呂氏則有或問五卷實與此書相為經緯然五論綱領也或問條目也欲觀或問必自五論始三山學宫舊刋或問而此書罕



有知者予故正其亥豕使竝傳於世為君臣父子而欲通春秋之義者可由此門而入以得其旨意之大畧矣

虞氏知方春秋大義

二十二卷

佚

春秋衍義

三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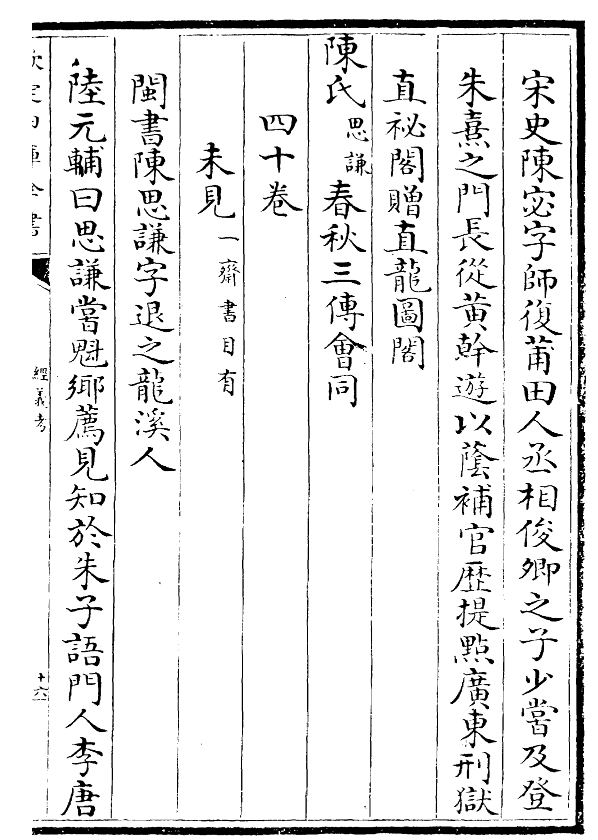
真德秀序曰右春秋大義二十二卷衍義三卷建陽虞君知方復之所著也初西山蔡先生以道學名當世有子三人焉長伯静次復之又其次仲默復之雖出後虞氏而其學固蔡氏之學也先生於經亡不通而未及論著顧嘗語三子曰淵女宜紹吾易學曰沈女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屬知方焉既而易皇極二書成獨春秋未得要領居一日讀易豁然有悟曰

夫易之一卦一爻為義各異而謂春秋以一例該衆事可乎學者以義求經而不以例求經庶幾得聖人之意矣久之讀書又豁然有悟曰道心者義理之正也人心者血氣之私也正者易晦而私者易流大舜所以有危微之戒也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間諸侯大夫行事其發於道心者亡幾而凡毀彝倫基禍亂者皆人心之為也故經於賵仲子納郜鼎皆據大義以止私欲之流一書綱領大率在此吾聖人之心即舜

之心也夫易書之與春秋其為教亦不同而君於是得春秋之指焉葢天下之理無二致故聖人之經亦無異指昧者析之而通者一之也西山於是乎得所託哉君又將為王綱霸統一書明王道所由廢與霸權所自起使萬世人主知履霜堅氷之戒尤有功於世教云

陳氏宓春秋三傳抄

佚



宋史陳宓字師復莆田人丞相俊卿之子少嘗及登朱熹之門長從黄榦遊以廕補官歷提點廣東刑獄直祕閣贈直龍圖閣

陳氏思謙春秋三傳會同

四十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閩書陳思謙字退之龍溪人

陸元輔曰思謙嘗魁鄉薦見知於朱子語門人李唐

洛以女妻焉

黄氏東春秋大旨

佚

戴銑曰東字仁卿幹之兄

時氏瀾左氏春秋講義

宋志十卷

佚

趙氏彦秬春秋左氏發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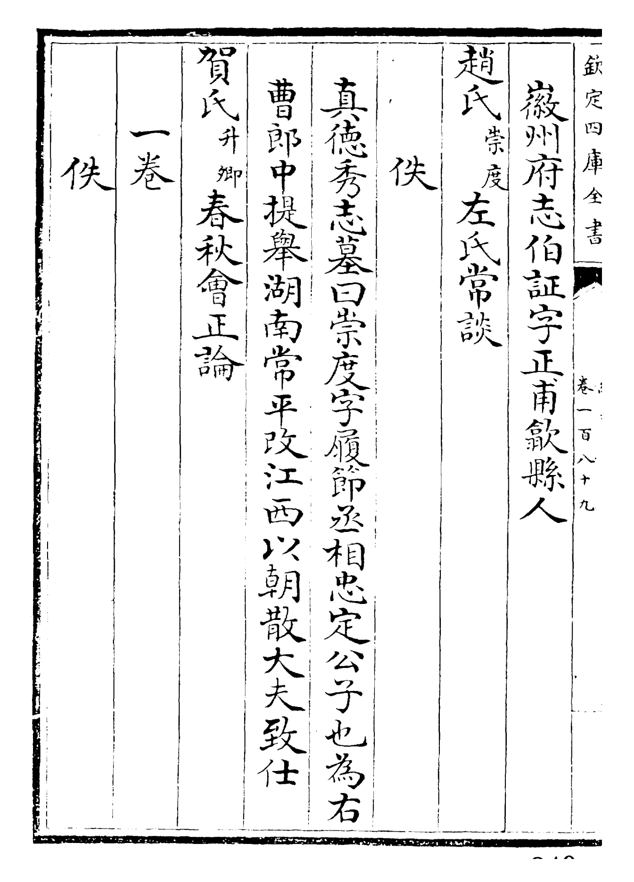
十卷

佚

兩浙名賢録趙彥秬字周錫東陽人師事吕祖謙擢取應科授右選精春秋左氏傳作發微一百篇以進上嘉之旋借和州觀察使充接伴副使隆興元年登進士擢宣義郎終眉州通判

劉氏伯証左氏本末　三傳制度辨

俱佚



徽州府志伯証字正甫歙縣人

趙氏崇度左氏常談

佚

真德秀志墓曰崇度字履節丞相忠定公子也為右曹郎中提舉湖南常平改江西以朝散大夫致仕

賀氏升卿春秋會正論

一卷

佚

周必大曰永新賀升卿著春秋會正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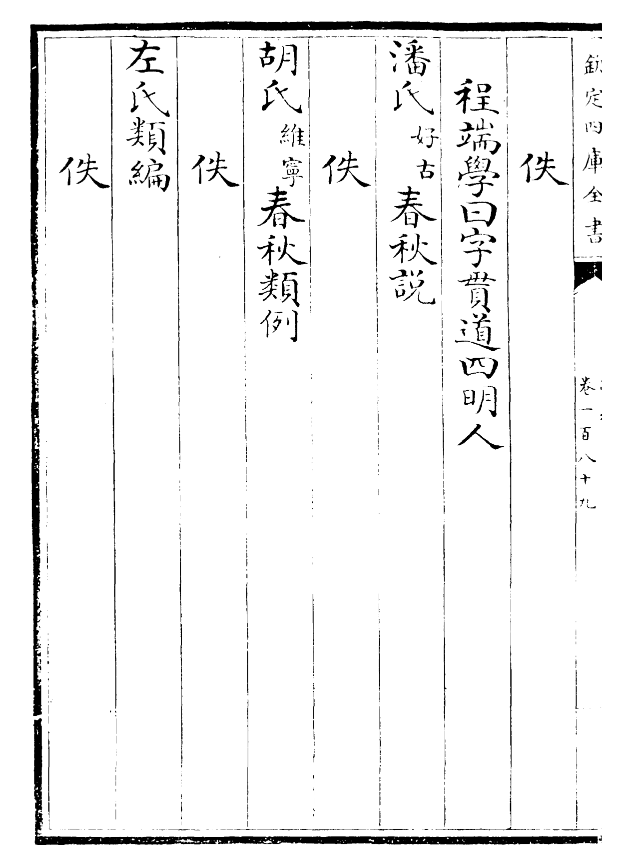
林氏(拱宸)春秋傳

宋志三十卷

佚

温州府志林拱辰字巖起平陽人淳熙戊戌武舉換文登第歷工部尚書廣東經畧安撫使有春秋傳刊於婺州

王氏(文貫)春秋傳



佚

程端學曰字貫道四明人

潘氏好古春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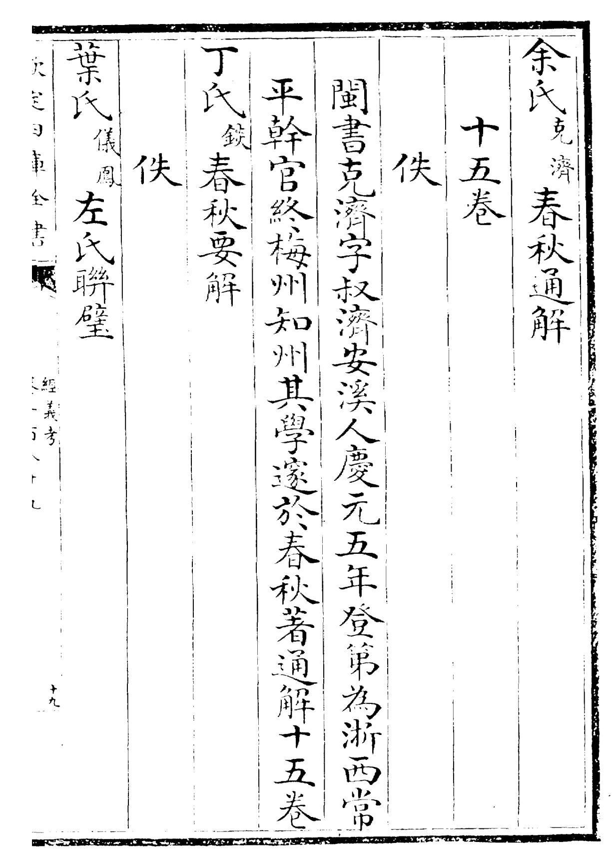
佚

胡氏維寧春秋類例

佚

左氏類編

佚



余氏克濟春秋通解

十五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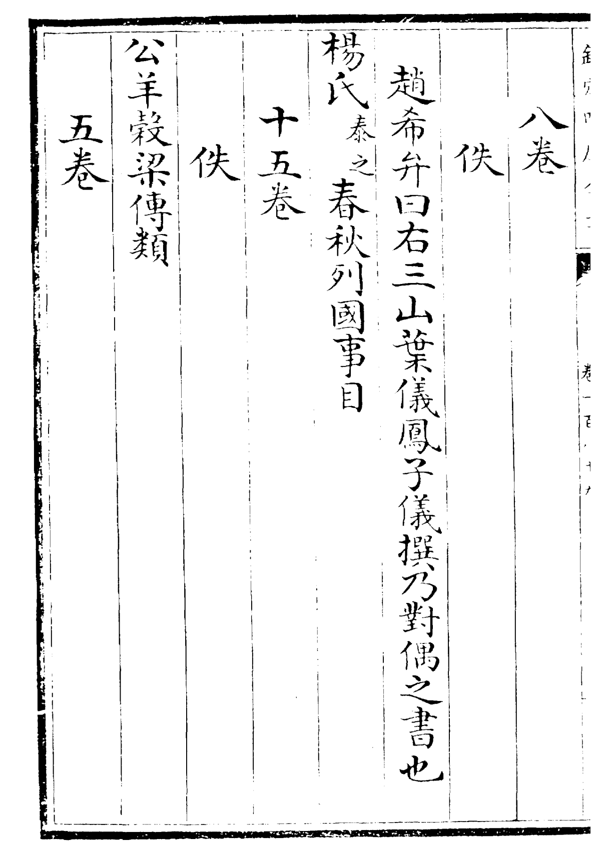
佚

閩書克濟字叔濟安溪人慶元五年登第為浙西常平幹官終梅州知州其學邃於春秋著通解十五卷

丁氏鈌春秋要解

佚

葉氏儀鳳左氏聯璧



八卷

佚

趙希弁曰右三山葉儀鳳子儀撰乃對偶之書也

楊氏泰之春秋列國事目

十五卷

佚

公羊穀梁傳類

五卷

佚

林氏萬頃春秋解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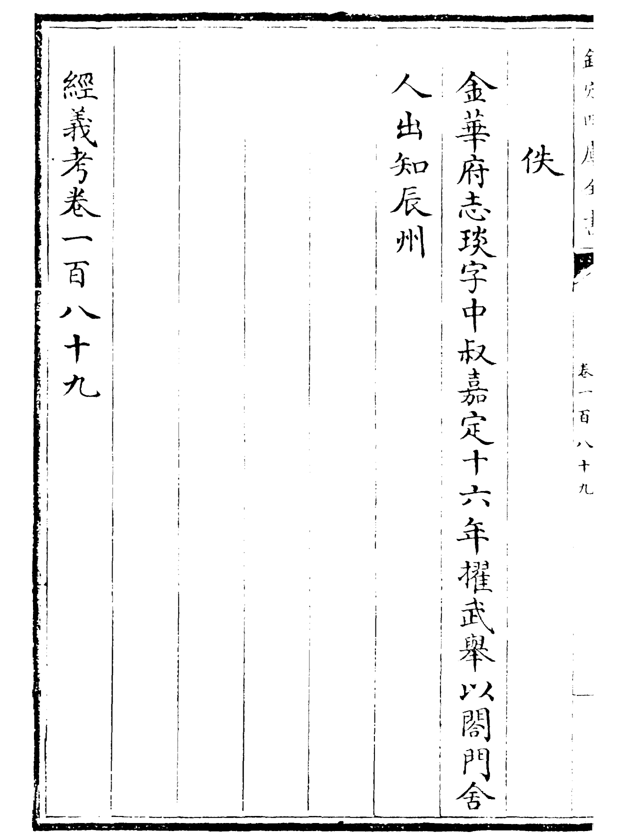
陳氏琰春秋傳解

十卷

佚

左氏世系本末

四十卷



佚

金華府志琰字中叔嘉定十六年擢武舉以閤門舍人出知辰州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九